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十

閏月十四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復丁稚璜中丞

閏月十五日復曾相

同治七年

閏月十六日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

復吳筱軒丁樂山

復丁稚璜中丞

閏月十八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閏月二十一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閏月二十五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閏月二十六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閏月二十七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五月一日復張朗齋宋祝三軍門

同治七年

夏至日復陳慶雲侍衛

同治七年

五月三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五月五日復曾相

同治七年

五月六日復鮑華潭侍郎

同治七年

五月九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五月十一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五月十七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六月一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六月四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六月十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六月十三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六月十八日致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七月五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七月十五日復曾相

同治七年

七月十七日復都直大將軍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

九月二十三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同治七年

十月三日復丁宮保

同治七年

十月望日教吳仲仙制軍

同治七年

十一月四日復何筱宋護撫

同治七年

十二月八日教吳仲仙制軍

同治七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

桐城吳汝綸編輯

閏月十四日復左爵帥

風大日烈河水日消三寸沿運築牆雖已趕辦斷缺尙多琴軒到後邀令振軒崇如來此晤商此時未便允給工價致前者缺怨後者觀望下游自運鎮左右至安陵上游自德州至臨清有已動工者有無人承認者關係全局甚重敝部因子美未到調兵未齊先其所急鼎部明日開往安陵督勇過河替修牆工俾尊防得以接氣盛軍替修德州西岸之牆三數日報竣再整隊出剿弟並飛緘少銘察酌於捷地迤南築壩蓄水要將河牆辦齊運水遏住游軍再步步緊顧東岸剿滅庶有指望尊慮事到將成又恐變卦正鄙人所刻刻危心者昨壽卿朗齋祝三過德皆懼賊窮棄輜重免渡又以有牆無兵終恐大股逸走此則盡人力以聽天命耳黃水驟落張

秋口門斷流東臨開河極淺幸牆高兵厚或得支柱礮船尙有二三營在張秋候水但祝早晚大雨百事亨通丁鎮僅來舢板十四號姑令巡防下口至連鎮一帶徐道奎所部三十餘船已自安陵下布至故城鄭家口有警則隨賊遷移候水師大集自更綽裕賊初九申酉之交將至陵縣周鎮盛軍追往痛擊獲賊百餘馬二百餘銘營馬勇遂其精騎數千爲近日馬隊第一快戰是夜賊急走平原聞陳國瑞追去西林來函極推陳君謀勇志在滅賊奉 旨交伊調遣如能擣正助剿不樂私鬪公必大度包容之頃有函來擬以正言規諷或者小懲大誠轉而急功近名耶壽卿血症頗劇就此借餉服藥伺賊回窻急起迎剿爲公北路遮蔽張宋程郭俱先赴西南探追矣尊處宜多提米石存連鎮專員照管無論何軍來往乞准借撥德州亦卽照辦承屬筱濤分解感甚弟與諸將約賊在腹地相機兜擊若近南北運防須趕緊抄攔使不敢從容覓渡賊不渡運早遲必滅將來

卽有數十百兇渠亡命衝出餘波不難速平稚璜函商請以大枝專力跟
追餘於南北要路分駐各萬五千人與運防爲策應與追師爲夾擊是亦
穩著公前識近之鄙意卽請東皖軍分駐在博恩高未知西林允否壽卿
乞以喜柱亭隨護左右亦虞防重兵輕馬步併則聲援較速祈卓裁

復丁稚璜中丞

黃水驟退沿河長艦加高培厚多設礮臺壕院賊騎斷難飛突轉瞬得兩
黃水稍漲運流亦不至久涸也令弟英年捐館鵠原急難自切痛心惟脩
短有數又值軍書蠶午之時尙乞爲 國重身勿過傷懷爲祝直境運西
長艦民情踴躍居然一氣呵成德州上至臨清雖興築少遲自伯曾觀察
前來重以威令亦正趕辦其兩省交錯地方弟又檄振軒梅村等互相激
勸通力合作不日諒可有成惟德州上下界址過長居民過少昨琴軒來
此屬與周海齡各帶隊過河幫同工作尅期告竣再合隊進剿將來民團

分守不甚可靠但無許多兵力且兵民未能雜處祇要長牆屹立一律高
寬河下分駐礮船河東又有游兵賊中難知虛實焉敢撲犯頃准曾侯相
咨允派黃昌歧軍門督水師五營北來不日張秋水長駛進東昌晤時希
諄催速進丁徐兩營實不敷布焦急曷任漕軍三千人西翁固請留防臨
清何敢強索皖軍張凱臣日內可到或能替出漕軍兼爲武城夏津運東
屏蔽已減商西帥矣尊議以一大枝跟追其餘分駐要地極是穩著左公
曾有此意嗣急欲見功又以各省號令難一季翁移駐連鎮昨調湘軍與
喜都護馬隊爲沿運北路游擊弟令皖軍程郭牛暫紮恩縣高唐之交以
備西南沿運遊擊侯子美來德擬飭鼎盛兩軍及春善各馬隊會合追剿
惟德州空虛無人已商調豫軍馬自明六營來替吳小軒之防而令吳軍
來德就近迎剿貴都莫王兩軍似可以在平博平爲老營令地方官爲采
辦糧草德平鹽山皆要地但久駐乏食購運爲艱耳

閏月十五日復會相

日來爲防剿諸務所纏下筆輒厭煩瑣前書屬幕中錢居芝門爲之運防不得不辦始得天助黃運俱漲連旬晴霽張秋口門斷流臨清以下運河日落二三寸水深僅丈一尺餘商令紹銘在滄州下游築壩蓄遏恐做不成然礮船則可用也昌歧不知行抵何處亦難進口民團沿運築牆丈餘畏賊兼欲阻兵正可因勢利導但自連鎮下至臨清無兵協守揣慮曷任去年運防賴仲良與舍幼弟精心果力爲之今淮軍驟撤二十餘營又去兩將孤危可知所幸賊無步隊不似任賴之悍而狡猾過之萬一有成真微倖矣省三病狀愈劇似非捏飾務祈緘商竹莊察勘復陳展假前敵諸將但冀賊不出運或可了此勾當出運則省三再來尙非晚也仲良少遲再請開缺何如

閏月十六日致左爵帥

頃琴軒方伯鈔示十五日尊緘欲留該軍暫駐十五里口一帶查雄廳既駐連鎮又合劉郭爲大枝似賊竄近沿東岸游擊北可急援滅河南可至桑園吳橋且前敵各營必有來會者卽以運防論河西自東光馬頭下至泊頭磚河尙有防兵民團亦較整密自連鎮上至臨清五百里河西並無一兵民團或有或無東岸亦尙無沿運游擊之師鼎軍卽駐河東似不必在十五里口徐口距大營過近之地而轉非上下適均之地敵部現祇騰出潘郭兩君爲游擊仍擬作活兵相機進止乞亮之

復吳筱軒丁樂山

連次批牘暨致郭月樓書計早接閱昨陳維熊送到十一日筱弟來函敬悉一一東昌至張秋河涸且長以現在銘慶樹三軍計之共三十三營守百餘里每營約攤三里半若紮旱牆原不爲多諸弟資望較淺甫當一面恐以抽兵致有失事亦是恆情若抽出銘軍六營在防祇二十七營約攤

四里零兒亦明知是險著惟以賊情地勢軍情三者衡之固有說焉張總
愚係鴉煙猾鬼專以智取凡多智者必膽怯癡重者必氣餒其黨張宗道
陳二坎邱麻子皆多年老賊銳氣漸消不似任柱牛遂子二十歲許人另
有一種獷悍無前之氣前月十五六日我軍甫至博平大可一閱過河乃
狐疑而退至今不敢猛撲其烟癮馬匹輻重老弱皆能掛腳豈輕於一擲
將來卽有猛撲張逆兄弟叔姪未必肯領頭彼不領頭餘衆且前且卻事
不可知此賊情也該處河身淤高不能存水黃流卽能灌入恐亦隨長隨
消礮船難於久住但黃水一過盡成淤沙陷泥水不深而沙可陷人馬似
難暢行且七級以南年年漫灘東至茌平三十里鋪其中間有陷沙車路
須繞東昌萬馬恐未可任意奔突此須查考牆外若濬兩重濠多拉樹椿
重複布置賊騎視爲陷阱不過將士多任辛勞但比忍饑冒暑日逐百里
而不見賊者何如此地勢也淮軍自今春遣撤二十餘營僅此數枝子美

驕驩恐未可任成功琴軒亦僅打聽仗周海船薪如身經百戰合之兩美其步隊九營不足獨當一路又難與人合夥銘營馬隊再益以步隊勁旅六營則此軍所向無敵或稍爲淮將吐氣小軒馬隊三營甚精悍守河無用若暫借併歸海船兄弟爲吾軍一大枝矣此軍情也如此借撥諸弟每營多守一里未見甚難而淮軍大局有益添一枝游擊軍務或得速了若不急了忽有變局仍以原營歸還再議妥法目前彼軒應暫留原防將來馬自明六營來時水勢未漲慶軍可仍商留若可勿留再帶所部赴德州屆時由樂山與彼軒建侯等妥酌定議或留彼軒八營而令建侯三營北來亦可總之兄爲權衡緩急力願防剿全局不欲強諸弟以所難諸弟當力爲其難而曲諒兄之爲難也此等軍事向不敢遽用公文恐情形或有窒礙諸弟商妥照辦不妥則亦必有辦法明晰告我勿怨勿隱小軒如派馬隊前來可另募一哨以備巡探

復丁稚璜中丞

張秋落口河水極涸正切焦懸聞賊經各軍追剿又由在博折回平禹逆情似亦惶怯貴部王正起在在平夜戰斬獲甚多殊可喜也王莫是否已回東接替子美今日抵德述及尊意允令王治平一軍會剿甚爲感奮琴軒赴景州河西代民團築牆左帥商令暫紮盛軍赴四女寺以西築牆擬添調銘軍步隊數營以厚其力方可出剿賊若北趨子美可先進兵矣武城夏津地段長而民力難齊已屬振軒撤清河協濟伯尊過晤亦與商及自滄州至臨清河西民團強弱多寡有無勢難畫一牆工不盡如法且未盡接氣張王兩君認真督勸或可有成惟自連鎮以上五百里西岸未置一兵專恃團勇弟在德州以虛聲支梧數十里遠則照顧不及連旬炎燥河水日消二三寸非得大雨不能添漲破船亦不得來憂灼奚似但諄屬游擊各軍遇賊近運岸時兼程牽綴而已

閏月十八日復英西林中丞

凱臣到後蒙撥三千人赴武城夏津之交駐扼北路賊或不能乘虛窺撲
運牆感盼無已探報十五六日賊被我軍擊敗又竄高唐西南降者頗衆
逆情惶迫或因運水枯竭仍圖竄渡自臨清以南牆高兵厚似尙無慮可
慮仍在臨清至武故一路民團牆工矮薄望就近派員督令加高培寬爲
幸左帥前次而稱郭軍雖食皖餉伊由陝帶來郭寶昌兄弟又屢求與劉
壽卿合隊壽卿共事日久亦不忍遽離等語察其詞意堅峻弟故未便強
勸此次調令劉郭赴連鎮以上守河兼略休息自爲北路空虛起見先未
緘商但准咨照壽卿乃曾相派往援陝專食江餉者亦豈必定歸左公調
遣前壽卿過德諄求仍回敝處弟以在彼在此同剿一賊同辦一事且左
帥除帶親軍五千外別無大枝弟擁兵較多未忍奪回徒惹閒氣也至郭
鎮實爲貴部勁旅久假不歸既非人情我公迭次奏明與程牛合隊更有

至理左公悍然不顧而必與之爭恐失和衷之誼轉貽 君父之憂請更
熟思所以善處之弟積苦兵間飽嘗世味不欲與同人發難端但求軍事
速了耳慶雲戰狀奚似未知其詳程從周等是否與之會合慶雲所部慣
善勾勇奪械掩人之功而翹人之過是以諸將鮮相投契今若盡改前非
當可共掃殘寇邸營先令尊處刊給鈐記自應遵辦敵部郭潘兩軍擬於
日內出剿子青之太夫人尙寓德州並問

閏月二十一日復左爵帥

琴軒築牆成後子美亦卽至德久約會進不便中改子美行軍間有孟浪
處琴軒少銘較穩故須以兩君爲比目魚也十五里口空虛可慮直軍有
可調否東岸駐軍取其節短而勢遠似不必計每營幾里壽卿紮一老營
以備賊近時沿運游擊辦法極是要在勤探速出乃可赴機辦捻須急搶
快不比長毛可略遲迥也賊在臨邑三日張宋於十八夜突出襲剿獲一

大捷蓋先緩追以懈之若追急則無可襲昨已與郭潘會於陵縣西北故武以下艦工未齊姑令朗齋等同紮高唐夏津之交伺賊回竄迎擊遮蔽運防而令子美等與陳國瑞接追賊必由甯津北趨繞運隄南下乞公厲兵以待之一面飛緘敝處派隊由桑園截擊水落防虛之時我等竭力爲之以俟天命濃雲未雨急禱甘霖徠我師船梢悚曷任陳國瑞昨來一見滿口忠勇行爲亡賴開諭再四據稱不逞私鬪協同剿賊聊屬諸將與爲委蛇此局若了此人竟無安排處耳省三四月間患一跨馬灘甫經出頭竹莊來信須瘡毒收口卽行就道計在中夏連鎮儲米最爲適中之地追軍過境仰求佈施開河通後敝處軍火解到可分撥若干

閏月二十五日復左爵帥

黃萬友等五營移紮減河插入助軍中段少銘本出於不得已也前令就捷地鎮空屋儲糧以備游擊各軍之用又減河水涸須在壩口布置去石

添做閘板運河水落飭在捷地下游築壩工費浩大概令營中弁勇興築尤須少銘親督匠作渠派吳提督雲集三營就近駐防就近督工呼應較靈黃萬友等初到彼處似難以此相諉而修閘築壩二事皆關係運減各防全局弟前至減河時早相諄屬者也得尊緘後當卽鈔寄少銘謂與壽卿黃郭係一家人彼此妥商辦法勿得拘執前信未到頃接少銘二十三日來函照鈔呈閱所稱無兩全之策似有情理尊意以爲何如或緘請壽卿與之妥酌定議可乎探賊由德平南竄商河武定一帶郭潘陳已跟蹤追去壽卿已回營否敝處現又派隊移紮桑園左邊豫備景德沿運游擊矣

閏月二十六日復丁稚璜中丞

子美琴軒於二十二日自德來進與陳慶雲會剿日來未得戰狀賊窮極猾聞兵卽走此大隊人馬難得痛戰王治平二十四日亦由德州探進矣

運西牆工大致報竣時值農忙官民均極勉力惟多矮薄不合式處已屬
梅村伯尊諸君逐細勘催加修仍與遠近團總妥籌搭鋪輪守章程團勇
雖不可深恃但畏兵甚於畏賊無論兵力難分卽有兵亦未便赴河西協
守莫如一條鞭辦法使民自守弟令豫軍張宋紮夏武恩高之交以備賊
至迎擊遮護運防小軒到此派紮桑園東岸與左帥連鎮接氣蓋運西有
守無剿運東則地近而勢遠以剿爲防且省兵力也賊中逃降者僉稱該
逆合謀死撲河防但未知由何處下手東臨開河雖濶兵力繕工諒有把
握減河防軍雖單妙在津沽夾套之外南皮以下東岸節節置兵難保毫
無罅漏總盼黃水大漲師船添而窪地漫剿軍併力庶望聚殲 朝廷督
戰甚急望捷甚殷似未可強求耳

閏月二十七日復英西林中丞

卓營之事弟恐爭之無益特愛十年敢爲忠告迺蒙采納欽佩逾涯郭運

昌懼負大恩前專員請爲轉圜執事尙可曲諒他人則難深論矣慶雲過談極爲愜洽二十日卽同子美琴軒厚齋等向陵縣德平進發賊二十三日由武定東北竄各軍追躡日來未知有無戰事逆蹤飄猾聞兵卽走絕不戀戰與任柱等股情形差異湘豫各營久疲不能速追左公令湘軍守北路弟令張宋駐南路俟賊至迎擊以逸待勞兼護運防從周紮陵縣爲中路早晚必有仗打公勿急催遠去蓋諸軍終日尾賊往往不得一戰不如扼要截擊轉可得手陳慶雲亦云有追軍須有迎截之軍也運西太空河水漸涸實大可慮若剿軍不速回顧終虞決裂

五月一日復張朗齋宋祝三軍門

奉二十五日來函移紮恩縣東南一帶屏蔽運防乘時休養至爲慰念頃接陳慶雲二十九日平原函稱賊向禹城竄去欲由茌平清平直撲臨清乘間搶渡運河該軍連夜赴高唐相機迎擊等語或謂高唐至臨清僅九

十里至齊河亦百十餘里若賊已西去卽派各軍橫紮就黃運鬱環之處設法圍住南有大河西有運牆重兵軍士可免夏日馳逐之苦運防亦免到處空虛之慮似甚有見但賊極獍狴是否已由禹城西竄卽竄在博一帶該處掠食維艱能否稍作停頓我得乘機排紮布置均未敢預必弟亦未便檄派致有望礙已緘屬子美琴軒等追過禹城後相機籌辦齊河至高唐一路無論能成與否得辦且辦祇算借地屯兵若幸有成局賊勢易窮聚斂可望矣貴軍現紮恩縣以南本係巡護西路運防務望就近察度機勢或於高唐城西排紮緣趙王河北岸至魏家灣取徑較捷較得形勢計萬五千人略可敷布弟本有令恩夏高清民團在趙王河北岸聯築長牆之議倉猝尙難遽辦若執事能就便籠絡勸諭幫築似於大局有益並祈隨時商會慶雲子美琴軒諸君一氣貫注慶雲自認在平清博等游擊此議果興祇宜牽制賊不遠竄不宜怠追也

夏至日復陳慶雲侍衛

連日貴部會同各軍追剿情形已據公牘專疏具奏矣惟天氣炎熱地勢平曠賊騎剽猾誠如來示窮追難遽得手多兵亦難得力尊議高唐西至臨清東南至齊河不過二百餘里以重兵排紮圍賊於黃運之交在博清平三數縣界內以圖聚殲而息兵勞老謀勝算實倍尋常弟已緘商子美琴軒朗齋祝三等察酌辦理但所颺颺過慮者賊極狡猾行步尤速在博一帶地形過狹掠食維艱賊卽竄入不稍停頓我軍方在興築彼又乘隙沖走若聞我圍紮斷無不猛力沖突之理今年三月間郭楊潘等軍在長垣滑縣百里間甫紮樹椿賊已併力乘夜撲出其明證也茲周圍二百餘里地更平曠聯合三四省兵心難齊一且有弟所能調有所不能調者諒在洞鑿之中鄙意機勢若果湊手令琴軒子美會商東軍王心安籌紮齊河至高唐一路如兵力稍單約會他營分辨朗齋祝三等紮臨清夏津一

路如兵力稍單約會皖軍分辦仍請執事就近聯絡諸兄相機妥速籌之
賊情瞬息變幻未便遙度分派致於局勢或有窒礙旱牆最難猝紮游擊
各營鐵鑼鍋帳俱無賊蹤極速恐未容我從容布紮暫未可立限責成應
下洞達軍情當亦以爲然也英西翁在臨清兵力較厚賊或未能搶渡但
臨清以上空虛可慮

五月三日復左爵帥

前奉二十五日復示當卽鈔致少銘遵辦頃奉二十九日手書敬承一一
二十五日劉郭與子美琴軒等在海豐鹽山界內夾擊各有斬獲賊極狡
猾不復戀戰惟於南北轉彎處有迎擊者有追截者尙可見仗然一挫卽
狂奔似亦不得大創可勝焦憤王心安甯津夜戰此間竟無所聞賊二十
七日騫至臨邑濟陽交界日行百八十里可謂快極陳慶雲二十九日由
平原赴高唐攔頭郭潘仍由禹城尾追初一日賊又折竄臨邑東北日來

未聞戰狀陳郭等均以徒追無益擬北自運邊南抵黃河不過二百餘里合力紮一橫牆攔賊於在博高夏等處縮地較小驅除較易惟旱牆難成各省之軍號令不一心力未齊賊在臨邑德平則亦未便鄙意遲疑而不敢遽決質之有道以謂何如賊在空處盤旋其意總欲乘曉夜放步速馳闖過運河東明當尙無慮可慮仍在臨清德州以北河水近長二尺黃流仍涸亟盼伏汛早漲耳都帥似須南來進剿帥多如仍不能滅賊彌覺可恥德州城內外粥賑係由紳辦弟略助之公擬捐米若干乞示

五月四日復曾相

昨奉十九日手示敬承一一越日兩生寄到片稿仰承盡意表襮足達難顯之情感戢殊難言喻省三之去內含牢騷而外則訾怨鄙意因其有大動勞中外正加疑謗若自鴻章發之措詞不圓更添痕跡益堅其挂冠肥遁之志故欲以揄揚爲保全實不若師言之宛轉多味也嗣連接書極陳

病狀竹莊又將其往復函稿寄閱屬爲覆奏緣奉 樞寄催盼甚殷不得不據以附陳閏月二十三日 批回二十四日都直夫專征 命下矣以不合時宜之人師久無功勳輒得咎省三卽來未必速效彌多後艱閏月二十五日又接其四月二十八日手書見地既空語多決絕合併鈔呈彼得鈞教後如仍堅執張逆平則以開缺了之不平或更稍待耶直夫宿將持重聞力辭剿事不可於揜勢軍情均未諳習 內意尙無輕棄季老與鴻章之說真成一國三公日久不滅徒爲衆賊所笑賊極僞猾絕不戀戰各軍緊追總未痛創伏汎尙早師船停滯張秋日爲盼念運西長牆已成東岸游兵難保竟無罅漏六月後黃水漸長高粱又深可憂甚長似祇有盡人力以聽氣運耳王君保案違卽扣除

五月六日復鮑華潭侍郎

弟此次誓師而出本係激於義憤奈北地平曠無圩寨險阻兵多將雜號

令屢更敝部奔逐數年自任賴平後精疲力倦已成強弩之末故日久尙無成功 中朝責效既急視事太易當局苦衷幾令無以自白身任專閫相機度勢得辦且辦斷不以毀譽榮辱隳其素心近日疏牘大都樸實論事絕無負氣矜張之處 內廷當側聞之若必粉飾戰功敷衍門面向來所不屑爲下筆出言似亦謹之又謹矣左帥及崇丁英諸公均甚愜洽都直夫果無意見極願與爲周旋惟今日之病正坐帥多賊一酋而官軍數帥其能決勝與否可揣而知省三久勞思息夏初左體患瘡毒甚劇尙未收口似難遽出其辦賊本領目前諸將帥皆不能及似不樂復爲人用弟與侯相屢書招之若聞諸帥林立恐更退阻其稟求開缺已四五次無如何也流賊非圈制終不得滅茲就運東一隅圖之乃萬不得已之計西岸長牆已成兵團間守不若去秋之穩固伏汎漲發礮船齊集較可放心賊騎萬餘颺疾異常不敢戀戰我軍日追百餘里難得一仗俟水漲時仍須

縮地圈築可望殲除弟等困苦萬狀豈不欲滅此朝食但人事盡到亦須天意與氣運相值也

五月九日復丁稚璜中丞

賊極僥猾天氣炎熱追軍病疫繁興又苦不得痛戰諸將議就適中之地屯紮以待迎擊現令張宋陳三軍東去追逐子美琴軒治平分紮陵縣臨邑一帶趁賊少遠先於陵臨聯築橫牆但留出臨邑至濟陽九十里俟各軍追賊回西南再行合力封堵圍賊於西南較圍賊於東北爲得地勢且免震動京畿恩夏一帶民團有就趙王河北興築長牆之議其意非徒禦賊兼欲避兵弟因勢利導迭派員弁就近馳往催勸日來已踴躍興工敢乞執事加札地方官敦促葺事爲感蓋德州至臨清運西無兵又無水師團勇未可深恃武城甲馬營東岸沙河百姓已築牆至臨界若趙王河西北岸又添圍牆一道賊必不敢深入羅網我亦不煩重費兵力此實兩利

之道將來困賊西南祇須於趙王河東岸紮一枝游兵可使數縣完善想卓裁當以爲然也弟已令盛軍進紮土橋常家橋接築恩陵交界俾得聯合一氣如賊竟不回西再籌妥法黃水甚涸俟漲入閘河乞雇用混江龍疏濬之

五月十一日復英西林中丞

湘軍解員不慎於火致壞鄰船及近岸居民震驚節戍弟聞之駭愕惶汗深恨劉丞未能先事防維批飭摘頂查辦乃蒙海量寬原恕其已往若非仰託仁苞敝處軍火亦必延燒爲禍更烈可勝惴悚陳郭潘張宋諸將皆以逆騎現極窮猾豈意避兵不與交鋒南北地段過長天氣過熱步隊追急疫病死者不少非縮地蹙剿不足制之與鄙見相同慶雲先商令各軍就高唐東西圍紮正在議辦賊向南一繞復折東北慶雲尙未知也張宋慶雲在夏津以南甫紮牆三十里棄之而東弟以圍賊在北減運防軍皆

軍逼令竄出爲畿輔大患不如圍賊西南局勢較緊後患較輕惟臨清至德運防三百數十里專恃團練疑走堪虞適武城河東鄉民就沙河築圍牆一道以自固因令接紮至夏津臨清之開口未知現已工竣否恩夏之民又欲自四女寺沿趙王河西北岸築牆至魏家灣其意防賊兼欲避兵弟思賊甚畏長牆之限馬足運防無兵或藉民力於河東多築兩牆作羅網之形是所謂疑兵也於大局甚有裨助已派趙道康侯並委弁數人前往分投督催與鄉民約曰若牆工速成各軍可勿入內以期踴躍集事仍緘請稚帥飭遼恩境正在興工夏津清平果接辦否乞公就近查察敦勸之子美琴軒海船三軍復議由臨邑陵縣橫紮至趙王河與民圩接氣空出臨邑至濟陽黃河北岸之百里令張宋程牛諸軍追賊設法攔回濟陽以西各軍併力將此段紮好再行分隊進擊萬一賊聞風畏避不肯回竄另籌辦法此弟數日來籌商密辦之大畧也事未成局未敢聲張曾屬筱

塢轉致將來趙王河北之民果能築牆至魏灣賊果仍偪回西南貴軍防
段均在魏灣以北誠如來諭無兵則空虛有兵則又蛇足鄙意似不可撤
防或請留半隊駐守原牆挑派精銳循趙王河南隄清平高唐界內游擊
遮護敵軍卽由平原恩縣南界游擊遮護則民圩可保運防更可無虞務
乞卓裁允行陵臨濟陽長牆計將二百里從周一軍能否暫留幫守三四
十里並祈豫爲核定密飭從周追至濟陽協同修守蓋局勢果就貴軍西
防稍鬆而東防轉緊矣此事我輩不必奏明祇須通融商辦可乎凱臣隊
到令其輪戰輪守極是弟先派張宋紮夏津一帶茲已出剿以後賊再回
窺民圩無論成否求麾下派隊在夏清等處就近游護兼保運防千感萬
感都帥前函擬枉過一商茲讀初九日 諭旨似扼紮減河無意前進也
五月十七日復左爵帥

潘郭兩軍暫駐陵縣臨邑實爲適中之地因就防挑築牆濠西與趙王河

岸民圩以南九十里圍紮度地較狹追剿較易諸將併爲一談弟思運水日涸西牆又無防軍多爲險阻亦是辦法十三日賊至臨邑城東似尙不知西有長牆也鼎軍乘夜襲擊大勝禽斬極多次早驅令南走十四晚張宋亦至望日甫經分紮臨東四十五里午後賊忽由濟陽城邊沿黃河岸空虛處東竄蓋始偵知我軍欲困之矣惜他軍未來若填滿此九十里中賊竟入羅網也程文炳陳國瑞不知所往令人悶悶任賴步隊多且悍去年越戴廟六塘河皆由水門偷入而後掘倒長牆張逆以馬爲命牆故足以限之鄙意不畏牆濠難守畏其難成將來仍非縮地圍築不得收拾乾淨今臨陵至恩界牆濠已有七八分兩三日可告竣無論南北橫此一牆賊必趨而避之若賊不西去請再議接築何處或由陵縣上至安陵或接鈎盤河古隄圍賊於海隅中段牆高則濠隨之深卽不派兵分守亦自岬嶮可畏任賴出膠萊河牆後往來百徧不敢再入賊今游駛平原高唐因

趙王河南大堤過高未嘗經過馬隊逾萬最忌溝堦此常理也暑日追馳士馬病斃賊絕不與交鋒卽多禽獲終未傷其元氣運段太長黃汎尙遲高粱漸茂此皆可慮之大者都公福氣或較我輩差強至所帶馬步未見必能辦賊恐亦不耐馳驅陳慶雲自命英雄到處停頓屢請圍築同一無聊極思耳德州麥熟後據稱賑米已停弟現但施醫藥

六月一日復丁稚璜中丞

張逆全是馬隊不似任賴牛股步賊最悍以牆濠限馬該逆倚馬爲命離馬則不能遠颺步軍亦易追及至今賊騎不敢近河牆更不敢突撲似由於此弟力勸軍民多築牆濠屢與左公辨證及此渠未深信吳橋以北運防則又可危麾下致力此賊閱歷較深請再前後參觀細考或不以爲紕繆耳任賴雖悍上年戴廟六塘之疎防賊皆由水門入若守者少留門而嚴閉之豈須多兵守事不爭多寡祇爭布置此弟窮年獨創之論每與諸

將切磋商者或頗踴之高明以爲何如初議西南圍局苟成陵臨德濟守
牆之隙分半守半戰戰皆靠牆數十里外游擊則守者可少而又得勁不
拘定每營三二里斯穩而討巧之著即使賊窮急而衝出零隊仍在運河
大圈之內亦易撲滅流而極猾之賊舍此無法了之子美治平等牆工極
好無如追軍不齊致前月望日賊又由濟陽回竄東北窺破機關恐其不
敢再入郭王兩軍二十五日海豐之戰救活春都護馬兵禽奪甚夥賊二
十七日蕪至吳橋周鎮紮營處海胎兄弟連夜放手惡戰奪馬騾五千餘
匹禽獲解散稱是截作數段分竄二十八日琴軒厚齋等遇於德平又大
勝之郭王現仍緊追冀再偪回濟陽西南仍圖前議但賊極怯滑未必肯
入張宋陳程皆告疲乏亦未必協力堵築我輩徒有空拳獨張之歎夏清
高博爲兵賊蹂躪所苦我公諄切諭催不知果卽接氣否西林兄處已三
函廣告之此牆成則大局之幸也賊若常在東北黃水漸發東昌上下防

軍或可略抽助剿乞預籌示省三月內必到

六月四日上會相

摺弁至敬詢起居清吉爲慰此間軍務自臨邑陵縣至馬頰河橫牆成後賊不敢遽突濟陽而西竄地較前稍狹二十五日子美壽卿海豐之捷二十七日夜海船兄弟吳橋陵縣之捷琴軒二十八日截剿於德平子美三十日追剿於武定皆獲大勝賊中張正江李老懷兩股殲除殆盡騾馬輜重拋棄尤多張總愚尙有五隊人馬器械不全煙土不繼急圖撲運運水源僅一丈河西兵團皆少東境有馬頰河牆遮蔽直境則處處可虞左公始不以築牆爲然繼見牆成而賊不入轉怨鴻章偪賊在北近始添派兵隊赴運西辦防今日自晨至申大雨滂沛黃汎計當增漲礮船能來則防局益穩諸軍乘勢蹙之或有殲滅之期都帥將赴減河分功同過賴有此人省三早晚當至再商進止昨奉大咨擬八月間裁減釐捐散軍雖撤二

十餘營惟派出行營雜款及四月後盛軍馬隊省三出剿恐亦須有增加
綜計之似僅足相抵軍事如可倖蒞裁撤更須鉅費仍乞督飭各臺局通
盤籌計俾無後艱實深感幸鴻章但祈速了此賊以謝吳人默念北征以
來天意尙順而人事動多格礙垂滅之寇難保無少縱卽逝之虞此則夙
夜兢兢而不敢自信者前晤季叟云賊平便當乞歸不欲回陝緣與仲僊
成隙而 朝廷亦不深信也此固非渠所能自主西事亦非他人能代但
恐其志頹氣阻先我拂衣知念附及

六月十日復英西林中丞

子美琴軒三十初一四五七等日逐賊往來於惠民樂陵濱州商河一帶
又連大捷初七商河之役殲禽擄獲尤衆據報若非秋苗遮蔽賊無幸脫
僅逃去賊騎四五百人但張逆及其死黨未除游魂爲變尙難剋期蒞事
幸連日大雨黃汎陡漲昌歧軍門與各處師船借至運防可臻嚴密濱商

陽惠之間洿下泥水無路能行賊走臨邑德平東北恐不復南彼塢自臨邑函稱凱臣從周至臨阻雨俟得路卽行探進今日仍滂沱未已我不能動賊亦不得行也陵臨中橫一牆羣賊畏避非萬分窮迫必不敢入都左兩帥於泊頭以上新添防兵加以水師無虞窺突少霽諸將當倍道急追凱臣與子美等均相契洽定可共成大功也慶雲故態復萌左右人都被殺走亦難怪徐名揚減防十分可恃質帥小心太過耳

六月十三日復丁稚璜中丞

賊於初三後經子美治平各軍由陽惠追壓而南子美緊跟入徒駭將近濱州治平緣徒駭北岸搜剿是以初四五七等日之戰琴軒與子美合而治平又稍落後初七商河大捷陣斃馬賊頭目張三老鳳張童兒槍傷張總愚由腰後洞穿小腹落馬數十人昇之而逃餘賊披靡逃去不過三四千騎此皆據擒賊衆供有牛毛兒係張三老鳳親兵解德面訊甚爲確實

初八九日賊遁至濟陽東三十里鄆家渡一帶高岡踞息此外皆水窪也
豫軍張宋已進道口橋鼎軍進尙家橋皖軍張程進多石橋子美治平回
陵縣老營裹糧十二日由臨邑前進筱午琴軒議就徒駭水漲於兩河之
交中築橫牆爲圍困聚殲之計該處軍多食少無從採購筱午咨商文方
伯就近籌運給價分用未知能趕及否弟已咨冰案核飭遵照如各軍趕
到賊未他竄趁水勢以圖之可望殲除賊中日以南瓜充飢我軍亦然弟
飛令張秋局運米下駛恐緩不濟急耳省三已過東昌否至爲盼念王正
起俟水勢少定再來深佩蓋籌地圖一帛附呈

六月十八日致丁稚璜中丞

正擬就徒駭鹽河之交困賊張宋十二日抵林家橋賊衆卽欲由東北衝
出當卽截擊大勝禽斬甚多賊復轉由西北皖軍張程迎擊子美治平亦
於十三趕至轉戰一夜賊又由西竄遁於淺水處撲過徒駭北岸聞張總

愚存亡未卜程二老坎張正江邱麻子何胖子等股或死或降散僅張逆與張宗道張正邦數隊逸出各軍緊追十五日以後賊與兵不知何往臨邑德平一路尙無確信或由齊河禹城西走亦未可知教乞尊處就近傳知東臨各防一體嚴密備禦省三軍門到德後已抽調銘軍五成隊出剿令伊姪子務觀察在張秋一帶照料防務省城軍糧可緩辦矣

六月二十二日復英西林中丞

十二日豫軍張宋在濟陽河套兜擊斃賊六七千奪騾馬萬餘殊爲奇捷張總愚下馬混入我軍旋即脫走直闖德州以北運河張逆帶數騎首先搶渡被鼎營破船擊退十六夜投降敵處二千餘人從周薪如子美等尾追各有降者別股俱散惟張總愚兄弟叔姪糾精騎三四千亂竄耳子美凱臣從周日來跟追又屢獲勝困獸死鬪但水勢甚大賊中軍械漸少若乘機拚得數仗或可了事張總愚受傷未致命決計避走走不脫則拚命

此賊不殲尙難結局弟屬各軍猛追至接仗時尤須穩慎省三軍門步隊未到所部調齊自當迅赴前敵會合諸將收此全功穀翁計已抵臨貴體近想全復念極

七月五日復左爵帥

二十八日在平之役面詢諸將均云賊黨逸出徒駭者至多不過數十人聞初一日程文炳復收降矣敵軍派余道思樞帶馬隊分西南東北兩路搜捕來信謂數日追求未見一賊尙未回營張總愚烟槍衣物全拋僅騎一青馬隨帶一人據云將往投井若不死似亦無出路無生理也但其屍首不易尋獲久則腐變更不可識朗齋祝三省三等皆熟知賊中大小頭目姓名公開一單附呈電察朗祝云惟餘丁老站一人已降皖軍尊處所聞有異同否

七月十五日復曾相

近月以來百緒冗繁日不暇給遂缺晉教迭奉六月初九七月二日手諭
擊愛股肱此次張捻之滅天時地利人和實兼有之祇一左公齡訖到底
張總愚二十八擣碎投河而死餘賊散盡左公強偪劉郭等軍搜捕郭運
昌馬勇到處騷擾致東北一帶驚疑是賊神機營屢檄撤防亦不之顧遇
水陸將領官紳嚇以有賊不准撤防各軍在北游勇降衆真偽難分須以
速撤爲妥乃獨悍然爭鬧遠近傳爲笑談阿瞞本色於此畢露不知胡文
忠當日何以加許推重也 中朝曲意籠絡令彼先行入 覲敵部與豫
皖各軍陸續南渡鴻章似料簡少定月杪當由津門北上重陽前後計可
出都承允力籌遣資仍留淮勇二萬餘人明年再議去留鴻章前與省三
等面商亦同此意琴軒今年追剿尤苦東餉尙欠五月以後更難望有遣
資求先設措拯此艱危耐苦之人子美血性奮勇此役最爲出力尤可敬
憫亟欲歸省鴻章留侯入 覲歸來妥籌裁減左公知各軍素不歸心似

尙不願多調鴻章入京後再詳陳之壽卿聞已請示進退狼狽如何兩全
或乞假數月仍西向也左公深契此賢恐斷不能脫手馬佑庵議以淮軍
馬隊數營界之與老湘月餉並解鈞意以爲何如所應撤留與西征撥餉
非一時一語能定擬南旋時趨謁函丈面籌大局再回皖省親謁墓未卜
能如願否赴鄂則未敢豫期矣豫中函報二十八至初一日榮澤中牟決
口大溜南擊由沙淮各河下駛洪澤高堰單隄勢必危險果爾則數十年
所無之事鹽場民田如何能保焦系萬狀鴻章忝拜協揆之命責分太
淺德望尤薄雖傳師門衣鉢辭受兩難悚惶萬狀

七月十七日復都直夫將軍

昨奉初十日惠書仰承虛懷下問盛德謙光欽悚無既初五日 寄諭以
英中丞請撤練軍留勇扼紮令卽會商妥策等因旋接官相函稱宣化遼
化保定三處練軍皆當要地擬汰弱留強未敢臆裁南勇人地不習恐與

直民未能相安似係老成之見尊論練軍將領不得其人撤歸原伍必致自廢尤同虛設所慮更爲遠大迭奉 諭旨飭催南軍撤回大河以南專責本境兵團彈壓搜捕是已洞鑒及此英帥前議或可罷論至皖省留兵鎮撫並免查究前案確係因時制宜之策將來各軍裁撤游勇降衆皆係皖豫東徐交界之人地方既甚瘠貧民風尤最强悍不但兵威鎮懾亟須慎選嚴明慈惠之牧令廣設方略勤求教養庶三數年姦宄可消亂源自息中原之患在穎亳宿邳沂曹歸徐一帶此次捻禍流毒甚廣倖而撲滅必思所以善其後弟將所部各軍暫移撤徐濟周口等要地分駐俟展覲南旋再與滌生中堂暨皖撫妥籌措置麾下老謀碩望拱衛京畿竊所欽佩練軍如何擇人餘匪如何搜緝幸與秀峯地山兩公熟籌清理曷任瞻盼月杪買舟北上或得便道謁商一切

七月二十日復馬穀山制軍

連奉手示敬承畫錦榮還天倫樂敘兒童父老豔羨使君頃得京信以二十日奉 旨侯相調畿督執事移擢兩江畿疆拱衛非老成碩望不足挽回頽波江海要衝非盤錯大才不足坐鎮雅俗豈惟皖士重庇福星欣躍不可言喻計已奉有 寄諭何時由籍啓程至爲盼念侯相恐將乞退處斯時地似不可行容專緘勸駕張捻幸得職除 恩旨計已與聞弟忝拜宮太保協揆之 命資淺德薄祇益震驚省三晉一等男子美諸君以次加世職左帥晉宮太保從優議敘惟不以淮軍殲賊爲然多方搜別弟已奏明陸續裁撤月初入京展 覲九月杪南旋與滌相及執事兩生會籌遣資江餉供輸已竭今夏秋後屢議裁釐每年九關月餉尙虞支絀驟添數百萬巨欠無從羅掘焦慮萬分侯相前函擬借浙餉十餘萬以來年蘇釐補之江西十餘萬以鹽釐補之何濟於事滌相量移西款未必肯借兩生有借洋債之議若利息少輕自尙可行弟爲養此軍平中原之賊而冒

中外之不睦吳人之怨讎今幸勾當已了撤軍歸農是吾素志此後扁舟垂釣不復與聞軍事可告無罪或謂宜留驍健以備後患滌相亦請留二萬餘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憚煩否毛旭初奏請 飭省三赴任兼統所部護畿輔左帥亦有專疏弟已據實陳明南勇久駐北方恐不相宜奉 旨罷論滌相北行銘軍暫紮張秋以俟定議

七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頃聞節鉞量移畿疆殷山往代兩江 廷議久以畿輔不得人爲慮馬吳兩公入 覲時皆去之若浼左英兩帥又求之不得欲借老成重望拱衛神京卽備就近 顧問 親政贊襄之張本意甚深遠而不知榮觀超然倦飛已久鑒於蔭渠覆轍難於俯就時宜卽賓客儀從亦多不便諒尊意必攬轡躊躇惟中外交推四夷咸服芒寒色正衆星斂退具斯德望斷無後艱地當切近時值嫌疑求退似無可措之辭委蛇則無不可處之位

所加三思雪琴疏請補制尙蒙 優詔令仍來京況巍然靈光非獨小子
所宗仰證之金陵諸同人必無異詞也西林旭初季高迭請留淮軍鎮守
北邊催省三到任省三卓犖不羈何敢從事王公貴人鴻章二十二日覆
疏未便指明但藉秀相一言發端幸蒙鑒允昨知師節北來屬劉子務丁
樂山等暫留銘軍駐張秋以待從容定議不可使吾師孤立無助無以備
緩急也淮軍遣資甚鉅已減屬穀山兩生妥商籌借鴻章初十內北行出
京須九月杪沿途勾留摒擋未知瞻對慈顏於何處南中大局諸賴籌示
穀山素極謙謹一切必守蕭規但威望過輕長江從此多故矣直省民頑
而不至爲亂官疲而全不踴實練軍闔背餉項窘乏徐圖整理或有績效
七月二十九日復丁稚璜宮保

奉二十一日張秋手示學畫周詳情誼肫切感佩曷任省三軍門駐軍近
畿久必難於愜洽非執事與弟知之素深何能曲諒都人或以防夷變回

匪爲言奚翅隔靴搔癢左帥乃謂大兵撤後梟匪馬賊必起似亦未達時務前年梟匪病根由於東捻猖獗兵力難分今非其時矣中外併爲一談弟初恐衆口鑠金故函屬其回旆妥商嗣廿日復疏畧陳大概仰蒙 聖明鑒恕已不煩言而解惟聞滌相量移畿督果卽履新必有一番措置省三夙受恩知侯相僅求助理局勢又爲小變暫令劉子塢丁樂山督銘軍駐張秋省三赴金陵熟商進止東餉積欠過鉅自由入款竭蹶琴軒亦所深知該軍勇額浮於餉額聚易散難不免嗷索大才必有以補救之感甚幸甚王莫兩軍想須逐漸裁減似宜畧籌行資遣令回籍安插勿任流而爲匪弟初十前後北行展 覲九月杪回江與當事籌借鉅款乃敢陸續議撤此事誠不能無後患但盡心焉而已

九月二十三日復丁稚璜宮保

前在京邸奉讀中秋賜函期許溢量祇增慚佩俗冗紛乘未卽泐復曾屬

袁篤臣觀察轉致一切茲已由通津水路回東迭接龔太守稟牘賑米一事承指示各屬均勻散放已有端緒惟災區甚廣爲惠無多彼此均抱歉然尙荷殷殷齒及謀黔誠楚吏應爲之事聞川軍進攻近頗得手湘軍尙能力持且川湘以楚勇圖黔地近而勢順 廷議似不甚著力疆帥或未盡同心恐須莅鄂後周諮博訪乃可定見 內意慮左帥難了西事欲留敵軍以作後勁未聞以圖黔滇之說見商者明公熟籌天下大勢動中欸要不徒爲桑梓設謀意殊可感竊謂軍國以一事權爲要此次在京屢爲當軸言之弟與諸將皆強弩之末實不堪再任重遠無論或西或南力不能舉徒內愧耳侯相畿督義難中止或須邀省三北來佩衛博川諸公欲折東漕以羨餘治張秋至臨清開河以通南北舟楫之利挑濬及常年刷沙諸費約須幾何執事能籌議及之否弟抵德後卽赴張秋濟甯料理各事聞侯相在金陵侯商大略亟欲南下迎晤不克迂道會垣謁聆大教悵

款無似

九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八月二十日抵京二十三日接初二日手諭敬承訓示人事糾紛驛遞乏便久闕報章側聞 天語留待撤軍議定再行北上 樞廷自恭邸以次皆屬鴻章赴金陵勸駕並商籌善後各事毅山同年履新亦必懇留計大旆須冬臘以後始能榮發鴻章十七日始自朝陽門外首塗月初可至張秋濟甯小有耽閣屆時當由湖路運河南下沿途照料各營如尙未啓節卽由淮揚馳赴白下謀一暢聚近所聞見大略必須面陳詳盡報銷一節王夔石廉訪欲伸前議曾爲大農寶羅兩丈言之明知其所以然而未肯發端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釐三毫無可再減而所謂釐者合銀一兩毫者合銀一錢照此扣算則每一千萬須銀十三萬矣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大

疏既擬據實開報部中花費恐仍要照例挑駁鄙意與其後來頂奏能否
援案籲請仍准開單若以自用自請爲嫌卽如尊旨出奏隨駁隨頂竟恐
不能花錢若輩結壑真難厭也疏稿謹先繳呈伏乞鈞酌 內意必欲吾
師坐鎮畿疆入都後必有不可中止之勢望豫爲籌備

十月三日復丁宮保

過德州時蒙專使惠致盤殮拜嘉饒德咫尺千里眷戀奚如德倉餘糧係
天津解來原包輕重不等未便移動致令經手人爲難已批飭趙牧照原
包分別多少均勻搭配惟聞袋包多有破爛漏積倉底每包百餘斤者居
多各屬領運或可自行秤補向來發給各營則不復追究舛重矣來春接
濟請撥截漕若爲數無多當邀 俞允 廷議頗以治漕河爲善後急務
張秋至臨清爲全河咽喉挑濟無款農部乃計及於折漕東省漕價減定
後州縣甚爲苦累中外皆知或謂改折則解部可得實銀通省公私稍資

挹注似無窒礙頃沿路與地方老吏詢商皆慮提銀過一兩以外將來米價或長銀價或貴賠累更多不獨幫丁無生計也將來部中若必令折徵望執事於解京例價外參一活筆似較圓轉至治河之法向來皆用清水刷黃絕無以黃水灌運者惟黃流既經北徙徐州故道斷不能復榮澤決口早遲必須堵塞否則淮揚財賦之區萬不可保榮澤一堵勢須仍出東境汶水來源必阻欲通張臨二百餘里之咽喉無清可濬祗有挑運引黃之一策近年黃溜南走已不能灌入張秋今春挑深河口八里四月桃汛水卽灌運上屆所無六月二十八日榮澤決口黃溜掣去十分之六至七月初間運口尙能行船望後始漸落平如上游不決似八九月間南北仍通中朝意在疏運道以通糧艘鄙意糧運力難猝復但使每年河道能通行三四箇月百貨糧食可以轉艘於直東商民生計有裨以是爲河運張本卽於國計有裨故執政議及曾以爲可譚竹翁亦從旁力贊之昨

途次遇張秋局員陳守錦有清河圖說於此事頗有體驗飭卽寄呈台端
以備采擇東境實受河患此後因勢利導應如何於救患中圖利之處諒
公忠蓋抱定能苦心經營不肯膠執初見原不必急在一時也琴軒莅任
應先入 覬德州晤後卽日北行其志節極要好惟吏治初學諸求格外
訓誨優容之今日文吏真能帶兵者少恐不久其任所部積年死士不欲
全遣酌留數營暫資彈壓未知東餉能減半給發否俟其出京再請籌示
中旨卽不令敝軍助黔弟抵鄂後當竭心力所能爲者以副肫屬

十月望日復吳仲仙制軍

左公於執事頗有違言弟在都面晤力爲調停乞於解濟西軍各項酌照
前事籌辦其實閩粵前案盧公持平固嘖嘖在人口也弟僕倖奏功實始
願所不及猥蒙 上賞辭受兩難悚懼無任中原及東南伏莽甚多後患
殊大卽秦隴亦難遽起色 內意催令盡撤淮軍閣下稔悉情形當以酌

留防備爲是蜀中兼籌南北軍餉川鹽釐稅爲大宗曾相堵川之奏卽奉部准似目前斷難尊辦

十一月四日復何小宋護撫

接奉冬月十八惠書仰蒙注飾殷拳至爲紉感弟抵甯後與曾侯相馬穀帥會籌准軍撤留事宜已陸續裁遣馬步五十營惟中原甫定南北尙有伏莽百戰勁旅必須酌留鎮壓奏明銘軍二十餘營防直東交界以備侯相履任後調遣慶勳兩軍二十餘營駐蘇境交穀帥調遣弟擬帶郭子美五營周薪如盛傳十三營唐元圃馬隊及親軍槍礮隊赴鄂以資鈐制畿蘇各部固仰食於蘇卽暫帶赴鄂之八千餘人除唐營馬隊外仍不得不裹糧以往以鄂督防鄂而借蘇餉雖奉 旨允馬丁二公均尙勉從而竭忠盡歡鄙人實愧負多矣豈不知盡撤所部隨衆浮沈但時局未定或東南再有蠢動西北尙須徵調何以備之鄂餉入不敷出久有所聞尊示尤

甚詳晰川鹽驟堵荆沙商民不願蜀中指此項協濟滇黔必更不願前在京與 樞廷農部籌及謂於 國課大計無虧亦不論爲川爲淮侯相此疏蓋爲經久言之目前權宜似尙不能盡堵也南局鄂釐既准協甘必無由鄂補解不足之理百貨釐既裁分局及偏僻市鎮斷不可再議裁撤廷寄令查收用細數似宜俟防軍撤留就緒再行妥晰具奏鄂軍坐食而積欠太鉅必須設法裁汰姜至順六營已否撤遣元年以後新欠亦宜扣成議補餉軍轉戰不休臨撤僅補欠數月久防無戰者乃欲盡清積逋揆之情理似欠公允餉軍調鄂須俟鄂軍騰出餉額仍食鄂餉爲是祈執事與遠堂前輩夔石方伯等預籌措置水陸各營有應裁者望隨時飭辦弟在皖度歲開正卽奉母西上約望前到鄂開筵日接印幕中如有摺奏刑錢熟手品學可靠者乞商同遠翁代爲敦請至感至感

十二月八日致吳仲仙制軍

楊紹銘軍門鼎勳在敵處統帶勳字營隨同南北征戰卓著勳勞今夏在
滄州減河防所病故業爲滌懇 聖恩予諡忠勤蔭子建祠典禮優厚足
酬蓋勳而慰忠魂惟其身後彫零已極上有七旬老母內有孀婦孤兒兩
兄鼎清鼎節未可寄命託孤弟與同營諸統將劉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籌
商以有功軍國死綏仗義之人吾輩不爲經紀何以對亡友於地下因令
楊鼎清等奉其母與忠勤靈櫬回蜀派部荻洲觀察護送前去到籍後稟
請執事轉飭地方官妥爲照料並會同荻洲擇地厝葬除酌助楊太夫人
暨其兩兄養贍銀六千兩外另給買地殯葬費四千兩如果一切儉省計
當敷用據荻洲云瀕行雜用已去若干長途盤費不貲抵蜀辦葬必須格
外撙節楊太夫人昏耄偏護欲求飾觀美備不知前項係同人幫助無可
請益敬祈我兄垂念勛舊部民主持指示俾得敷衍成禮紹銘遺孤子女
尙在襁褓其妻妾與夫兄實不相能現與劉郭兩軍門訂秦晉之好省三

已將楊氏孤遺接至廬郡割宅以居弟等並力籌撫育之資待嗣子成立
再遣回川此亦萬不得已之調停也荻洲兄擬將楊忠勤後事稟商節下
部署妥帖再行回江餘屬荻洲面陳不具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十一

正月十八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八年

正月三十日復劉韞齋中丞

同治八年

二月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八年

二月十八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八年

二月二十日復郭筠僊

同治八年

三月九日復樞垣沈經笙

同治八年

三月十日復知白齋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四日復左爵帥

同治八年

四月一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八年

四月十日復曾相

同治八年

四月十三日復劉韞齋中丞

同治八年

四月二十五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八年

復朱修伯光祿

四月二十八日復知白齋

同治八年

四月二十九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八年

五月二十一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八年

六月三日復曾相

同治八年

六月四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八年

六月六日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八年

六月七日致知白齋

同治八年

六月十九日復李黼堂

同治八年

六月二十二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八年

七月三日上曾相

同治八年

復劉省三軍門

復張香濤學使

復何子永中翰

七月十九日復王夔石方伯

同治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復李次青廉訪

同治八年

復李兩亭中丞

七月二十六日復曾相

同治八年

十月五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八年

十一月九日復余紫垣觀察

同治八年

復鄭圃香觀察

復涂朗仙觀察

十一月十四日復崇樸山都統吳仲仙制軍

同治八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八年

十二月四日復曾樞垣中丞

同治八年

復吳仲仙制軍

正月五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九年

正月二十三日復王夔石方伯

同治九年

正月二十六日復吳仲仙制軍

同治九年

復曾相

正月三十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二月五日致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二月九日復知白齋

同治九年

二月十日復袁筱塢學士

同治九年

二月二十六日復英西林宮保

同治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復丁稚璜宮保

三月二日致李兩亭中丞

同治九年

三月十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九年

三月十二日復吳仲宣制軍

同治九年

上曾相

三月十七日復英西林宮保

同治九年

三月二十三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致李兩亭中丞

同治九年

三月三十日致王補帆方伯

同治九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

桐城吳汝綸編輯

正月十八日復馬毅山制軍

同治八年

弟於初十日奉母登舟十六日抵鄂現定於十九日接篆素乏吏才人地
生疏不知從何下手湘帥將長江額餉推至湖北此間上下譁然頃據司
道會詳協餉多寡無定礙難劃抵等語聞小宋已咨復湘中空文往還徒
滋謾誤湘鹽局應解江者月不過數千金若能改撥長江藉抵湘餉與侯
相續議湘局六萬有盈無絀雖經執事咨准協湘在前惟長江餉政初由
曾彭二公創議我公爲曾相替人實爲五省之主盟湘鹽局應由台端主
政以協湘者改抵湘餉亦復理順情通擬請卓裁飭遵或挈敝銜咨行歸
標在卽似不宜遲北鹽道劉子城南經蒞任於南中水師情形太生祈屬
龐省山隨時知照預籌妥辦爲幸弟近來火氣退淨不敢與同事牴牾且

初到任卽與同館同寅決裂或又怪盛氣陵人至決裂而彼猶推諉其奈之何公定能鑒此苦衷也侯相數千里外徒慮長江事宜未妥不知目前卽空十六萬鉅餉遑恤其後耶鄂中官民僉以堵截川鹽爲不然弟與兩江本不分家豈有不爲盡力之理一傳衆咻四顧躊躇祇可從緩設法尙齋議及派銷一層尙恐有唱無和容稍暇將本省進出款目大數核明再行商擇指歸乞勿汲汲兩生久無來信或云將有退志確否永翁若移滬局自較他人爲強然兩生稱其德行未聞重其辦釐之才弟卽函商未必卽准相去逾遠此等用舍大政若不見諒不應干預仍請就近便函商及究無嫌疑亦聽渠之自爲裁奪耳琴軒回江後尙未議及如何西征小軒實不欲往助侯琴軒來鄂當再妥議惟聞侯相瀕行面屬小軒侯調如調慶軍入直必令銘軍回江二者當有以處之省三辭官卸軍雙管齊下聞日內將來鄂正恐苦勦不起侯相在京未知如何籌議陝匪未經北竄或

少鬆緩慶軍移駐臺莊灘上舊邳州一帶方爲扼要未知竟移何處鼎軍尙紮韓莊鄙見韓莊偏在東境無甚關係弟向於防剿機宜皆令諸將酌擇自陳而後定斷不輕信局外及無識文員謀議公驅遣敵部或可參用是法耶心泉交卸擬卽北上併案引對似尙不至廢棄侯相欲調陳錢蓄意已久似不肯再調心泉便中當以尊旨略陳作翁無志爲官調甫亦難踴躍後路糧臺似非作翁不辦無已則併支應郭道入臺也舍幼弟蒙奏委營務昨已護侍慈輿西來二三月擬回皖小作勾留再當趨依仁宇竹莊爲桂守一事頗懷耿耿謂並無奏劾之心而量移太速轉疑簸弄嗣後遇此等事公儘可開誠布告彼必將順無迹凡署護撫篆之人最怕欺壓其實尊意憐才受者或嫌其過舉弟在皖談次曾力爲剖白渠諄懇代陳肝膽諒可大而化之矣嗣後凡有牽涉兵餉二事仍互相咨照爲幸

正月三十日復劉韞齋中丞

長江水師餉需五省各十六萬雖未具奏曾侯相彭侍郎久已會咨定案且原奏章程經部核准內有每省酌留一釐卡數亦相等茲侯相交卸北去雪帥亦奏明離營各船已拆散歸標一省不出全局致散前准大咨湘省應出十六萬據令鄂中由協湘月餉內劃撥行據總局司道議覆以長江經制之餉與外省協撥之款應各歸各案辦理等因經郭何兩帥核覆在案待去臘接曾相途次函稱湘省目前如不能全出或暫准通融請由藩庫籌撥六萬再於湘鹽督銷局酌撥若干以補不足俟黔事少定仍由湘全解以符初議已將此意緘商執事矣昨馬制軍來書湘鹽局解甯月不及二萬除每月提補老湘營欠餉一萬外其餘牽算不過七八千兩通年計之約八九萬不知能全數抵撥長江額餉否耶貴省出全力以圖黔需餉甚巨積欠頗多固所略知惟長江額餉成議在先卽歲出十餘萬每月僅攤萬金或尙不至過窘待甫蒞鄂任亟商裁遣鄂軍積欠二百餘

萬一時竟無法騰挪協湘者惟力是視而湘中允定長江額款務求老前輩鼎力主持妥議籌撥俾曾彭諸帥之創制毋墮於我輩之游移感佩高義曷有既極

二月十七日上會相

三月間吾師酬應過煩鴻章行蹤靡定是以久未上書側聞 龍光四接平勃交歡仲春履新百廢待舉勞瘁可知鴻章在皖度歲稟商家慈俯准迎養奉 旨飭催赴任遂於開篆日抵鄂接印旋值慈壽遠近僚友敦偪稱觴不得不讌客數日鄂事迭年署任因循不振水陸五十餘營積欠二百餘萬仍沿湘軍舊例全數議補乃可裁撤入款則關稅丁漕祇供京協及旗綠兵餉所撥濟軍需者每歲不過川釐百萬貨釐百萬耳剝肉醫瘡而勇未遽裁餉何能裕今驟籌遺資竟無以應奉派協陝甘等處緊餉羽檄交催實屬萬難措手約須一年以後方可周轉焦灼曷任湘省應出長

江水師額款初欲諉之於鄂經師門絨屬韞帥鴻章到鄂後又諄函商懇昨接復書始有減撥之意但未肯如尊旨通融至十二萬再減則現餉無著遑論其他至徐圖整頓變通事宜應俟歸汎後從容察酌作梅官與頗淡屢懇代辭昨讀調直明文擬卸糧臺後束裝一往調甫轉運局三四月間可撤本欲請其來鄂助理適聞 新命秋後當可赴 召省三迭經勸勉無意北行昨輕舟到鄂面求開缺養疴鴻章令赴台端再商彼謂一去不可復回曉曉不已不料其堅執高蹈如是比已肩輿回廬矣此事久厯聖念此人又太不羈可否念其苦戰一場曾立寸功放令還山劉盛藻督率防軍似尙不至債事乞優容而教誨之申夫向不理於衆口蒞湘後初尙振作嗣因米捐煩重忽動公忿若無家丁翠喜在外招搖尙可自立次青芾堂子貞來函既深嫉之京官與外間物議僉抱不平鴻章同爲歐蘇門人先後同被薦舉本應爲親者諱其理與勢又不可以曲諱因先陳

大略稍厭讒惡之口將來或可一奏了案伏祈鑒原

二月十八日復馬穀山制軍

湘省應出長江月餉前專函懇轍帥昨來信稍爲活動照鈔附呈頃王
夔石方伯赴任又諄屬之想不過於堅執彼既飭局籌議敝處未便逕撥
某款致嫌越俎能如侯相續議十萬或十二萬聊可敷衍目前俟一二年
後再歸定章至鄂省協餉之款僅有湘鹽鄂釐一項此外無可分潤鄂中
丁漕關稅除發本省旗綠兵餉及酌提解陝儘數解京外絕無羨餘所可
撥濟軍需者僅每年川釐百萬貨釐百萬淮鹽釐十數萬耳鄂軍水陸未
撤者尙六十餘營積欠二百餘萬每撤數營需銀十餘萬湘軍積習牢不
可破釐款陸續收繳隨收隨放弟昨飭催撤營而庫內無三萬之積司道
請借洋債十萬利一分數釐其窘可知向定解西軍左營每月二萬劉營
一萬穆營二萬陝餉向能勉解穆軍常有掛欠茲奉部議月添四萬不知

何從措手鄙意俟鄂軍次第裁定或分所餘以供調鄂之淮軍今陝餉太鉅數月後尙難籌撥遑及其他若尊意必令堵截川私無論鄂局不支恐川堵釐裁私鹽仍復暢行有損於鄂而無益於淮也蓋宜昌以上灘河溜急下水船日數百里不能停橈待查沿途夾帶圍關巡緝徒爲具文重抽釐而川鹽仍多更輕成本商販能不競趨耶家兄函稱侯相初未體察及此向辦督銷大員從未深訪荆宜一帶情形今昔時勢不同況昔日未抽川釐時實已徧地川私也弟斷不肯盡翻侯相之案惟細察鄂餉出入大數川淮順逆情形其勢驟難違辦連日與尙齋並此間司道悉心籌商尙齋欲於沙市設局派銷淮鹽三分司道與宜局委員斷斷力持不可謂仍有名無實不若暫派銷二分逐漸試行且請每引於應解鄂釐外暫將解金陵之二兩六錢餘儘數借濟鄂餉稍補川釐之不足則鄂省上下必樂爲用力籌辦可否蒙俞允弟卽絜銜札行鄂局司道督銷局詳議具覆如

卓裁必不謂然此間餉事民情弟雖欲左袒兩江亦不能破羣喙而孤行
豈是乞鑒原作梅已請派員接辦糧臺心泉銳志北行暫不可留姑令郭
道將支應所歸併接辦俟心泉回江或另有能手再行遴委兩生聞已交
卸束裝直餉分撥極妥續加陝餉三萬卽不全解亦費搜羅幸榮工合龍
運隄及下河可以無虞善後或較省力

二月二十日復郭筠僊

頗年負羽馳驅軍書讜午天涯親舊音問闊疏聞執事嘯傲湖山逸焉有
遺世之志奉正月二十六手教慰勉良厚敬審覓討文獻提倡宗風有以
娛老去秋在京晤恭邸談次以見在通達夷務治體者首推執事惜以不
竟厥施輒竟放廢鴻章謂請 召用京秩爲宜竊料公非終於山林人也
侯相每懷退志入 覲後懷刺不敢言仍蒞畿輔鴻章於捻平時亦欲抽
身躊躇四顧無可與言姑就疆事與爲委蛇才力既薄情形又生實恐隕

越貽誤春水方生數日可達尙祈翩然來游一慰飢渴爲幸

三月九日復樞垣沈經筵

楚界哥老會匪到處伏匿各路散勇解甲而不得歸農後患尤巨秦中湘軍哥匪近乃潰變戕害高提督連陞及文武多人鄰烽告警劉松山營內亦正滋事湘勇此類最多又未便操之過蹙殊以爲憂鄂中欠餉太鉅急切難盡資遣當次第籌之陳心泉同年廉靜酌楨久著循聲入都時乞少垂意

三月十日復知白齋

此間水陸勇尙數十營積欠將二百萬急欲資遣去腐生新乃有餘力分供協餉適值春初稅釐均係淡月庫無數萬之儲昨方議借洋債籌撤防軍窘可知已次第裁併似非一半年不克就緒哥老會匪由湘軍倡之流布楚境勾結最廣尤倚陝中各營爲窟穴左帥甫令查拿高提督連陞九

營叛變於宜君戕高君及合營文武鮮得脫者劉松山所部哥匪亦衆前
月中旬潰變四營據綏德州城風聲四散遠近驚惶雖可設法撫馭終爲
地方大患以是鄂中防軍有不可全撤之勢卽不能竭全力以供西軍都
人或謂東南已定無事留防鄙人身在局中實懷馭朽履冰之懼琴軒回
籍營壅久無來信其行止殊難代決太冲移駐乾州事機不順來函抑塞
殊甚亦未提及潘軍君山謂距人千里之外究以緩去爲宜固篤論也省
三辭官卸軍牢不可破弟以內意相需甚殷湘相推轂甚切無可畏避
彼竟悍然不願謂剿平南北兩劇賊不求進而求退罪似可遠窺其意卽
加罪責所不恤矣此大將材今日已是廣陵散朝廷宜寬禮數以待之
若有緩急尙可投袂而起若必如琴軒海船一律苛求驅令被髮入山吾
淮人才盡矣亦豈天下之福弟適處嫌疑尙未逕情上陳躊躇至今頃得
湘鄉函亦知省志極堅難遽強起恐不得不據情入告也滇黔各軍雖有

捷狀斷不能尅期奏績湘中席黃兩將皆係中材仍是以剿爲防局面晉
桌似爲英公先驅皖軍習氣最重亦近畿之後患

三月二十四日復左爵帥

去臘奉仲冬手書適乞假省親久未肅復昨又奉二月杪惠示敬審誓師
大舉西賊膽寒傾耳捷音日夜翹盼董志原老巢已克回衆遁往金積堡
一帶似向西北事機正順湘果兩營乃有哥匪潰變之事幸指揮神速定
亂須臾果臣軍門造此奇殃隕我良將徒爲雪涕壽卿回軍清湖聞已撫
戢少定而自晉豫至鄂紛紛告警流言四起鴻章竊謂兵勇猶子弟雖侮
逆跳躍臨以父兄恩義自旋起而旋滅惟深入無糧無人之地羣情易渙
元老獨爲其難不免重費蓋縹髮彫心瘁而氣猶旺仰佩德量爲不可及
矣中原猶定東南漸習恬嬉內毀外患千瘡百孔設有水旱偏災或他處
竊發必卽牽動全局可爲股憂鴻章才智闇弱四顧旁皇祇增悚懼鄂軍

積敝之餘久未得撤昨已裁遣姜至順藍斯明各營算補欠餉三十餘萬
逐漸清理非一半年不克就緒而財用政事自胡文忠後積弛年久所入
大減中外以例案資格相束縛竟至掙紮不起隨俗浮湛尤內愧耳各省
釐金本成強弩之末當事競沽美名迭經裁減無復綜覈約計收數實遠
遜於前部撥尊處協款恐俱不能如額往歲以本省釐捐辦本省軍務今
以協濟遠方人情之緩急向背理勢固然無足怪者至鄂中則爲疲軍所
累非去腐不克生新稍假時日資遣略定當悉索以奉公需後塲常通音
問若農時得晤商力所能及不敢不勉祈壹意西向以待機勢之轉惟攝
衛起居不宣

四月一日復馬穀山制軍

作梅品蓮來鄂面詢政祺協吉爲慰沙市設局配銷淮鹽二成此間上下
皆有難色而尊意以爲未足至鄂中每歲川稅入款僅百萬來諭二百餘

萬誤矣准銷二成卽減去鄂餉二十萬卽尙將解金陵每引釐金一兩六錢三分零本係二兩六錢三分零應除扣解糧臺預釐壹兩每年約添銷准引二萬不過三萬餘兩儘數貼鄂連原有鄂釐每引二兩四錢零計之共不過七萬餘兩實已減去鄂餉十餘萬將來按成遞加所減更鉅若爲地方起見商民實不願以淮易川若爲國課起見鄂中川釐百萬京餉協餉及荊州滿營兵餉本省留防軍餉皆取給於是非鴻章所得而私若禁川行淮川私放膽漏越淮稅未必驟增百萬利棄於地殊屬可惜鄂省京協兵餉無措亦必如數改撥於淮公試深長計較果有大益於淮耶不待智者而決湘帥徇淮商私願力請於朝不敢謂爲聖人不易之論鴻章破羣議而婉全之而尊諭令稍留有餘以昭情理之平就外面大意略觀似鴻章不順情理者反覆推求其實在事理永遠利害則情理之至矣留防淮軍暫借江餉此係鴻章私心抱歎之事川難盡堵淮難盡銷此係

鄂省地方大政二者似須分別言之薛世香稟先往金陵並無來鄂之說渠年老欲得一官未必肯任隔省局務俟定議後應派何員乞酌擇會委宜昌總局掣驗尙爲認真惟川鹽向係滿艙多無引票與淮鹽秤包情形稍異宜昌以下並無一稅之私弟頃又派人密查尙未回報上海機器局用款日多馮竹如才氣開展以品蓮綜覈精密劑之較可放心品蓮自前年迭函求退蓋有難言之隱曾經諄切慰留茲又赴鄂再四固辭並力推在局幫辦收支冊報委員鄭守藻如廉幹精明足勝會辦之任鄭與馮同鄉多年至好或能救弊補偏相與有成鄙意亦以留品蓮爲是但其意若不可一朝居者仍求執事衡奪飭遶王維圻當於肅清西捻案內改保邵世兄求留江蘇非剿捻境內必干部駁近來臺諫條陳文員保舉尤嚴敝處保案亦恐辦不成耳秋浦令姪咨文已由驛繕遞尊處湘省長江額餉已允撥十二萬但尙無明文

四月十日復曾相

正月七日復奏大稿調停於和戰守之間設備而又不先開衅端一語破的但設備仍是空言京營畿軍固嫌冗弱沿海七省孰堪任重致遠之人盈庭喜發偉論而樞府主持人才進退似不欲從設備一邊著想離題奚止萬里六軍之議日來如何規畫津防由崇帥兼制其勢本順能遽收回否竊謂直境坦平兵將怯懦卽選練得人僅足以制馬賊實未足以禦外患文譚諸公以練軍卽可備不虞恐是隔靴搔癢上海機器局輪船又成一隻祇載礮十餘尊雖似小兵船式然斷不及外洋兵船之堅利局員沈精核而馮恢廓志趣不合頃沈品蓮來鄂乞退已屬穀帥強留之而未可久也鴻章相距漸遠未便越俎終慮無所成就仰負誣諉地球寄存鄂署擬函招方子可來樞刻圖說省三回六州後迭函懇催代奏開缺給假懸宕已久祇有據情上陳京友來書責備頗深但彼既不去又無人覆奏鴻

章勢處兩難惟吾師鑒此心耳秦中高劉兩軍叛勇幸卽撫定隴事或漸起色秋冬以後如省三不出畿局大定或飭劉子務酌裁數營抑逕行遣撤屆時伏候鈞示作梅月前到此鴻章勸以吏事尙無成見振軒在直略可贊助調晉似無所取裁舫仙防河已熟必欲去之蓋休文挾前上書痛詆晉事之嫌當時豈料及耶緣仲過鄂云爲經辦銷冊敬如尊旨或翼易了家慈壽辰大文表揚逾分感綴無旣劄剛親家護眷北上亮已順抵保定念甚近因兼權撫篆塵牘如麻久稽肅復申夫事卽可奏結

四月十三日復劉韞齋中丞

長江水師額餉業蒙飭局籌解春季三萬感佩曷任申夫廉介勤敏質地甚高惟復諫使氣用人不慎細行不修致予人以口實誠如尊論去官而止斯爲平允昨接兩司稟覆卽照擬疏稿會列台銜於二十三日由四百里馳奏忽促不及先送摺稿末段出語略敘其平日居官爲人梗概以業

經革職應否毋庸置議伏候 聖裁等語結題當可仰邀 寬典卽暫罷
退將來仍望起用也篇幅過長鈔咨需時謹先布聞敬祈鑒亮夔石於湘
事稍生研索既久當有裨助黃少崑等挫馭後清江鎮遠兩路研香能分
軍堅守否統將有替人否溽暑險狹進取匪易目前似宜整軍保險勿任
越竄以待後圖

四月二十五日復丁稚璜宮保

弟蒞鄂以後諸務生疏郭遠翁入 覲又兼權撫篆塵牘山積殊形竭蹶
四方舊好未及一通尺素愧歉奚如敬誦手教垂念股肱吾輩患難之交
幸覩承平酌酒相賀誠不覺其親切有味也東省創痍特甚咎在鄙人害
歸百姓夙夜懷慙公必有以補救之河溜南移鄆荷東汶之間爲分水龍
王廟所阻當有數年湧溢若再過分水廟則由濟徐各湖下瀉六塘河出
海患又不在北而在南目前無從著力祇有聽其自然汶水向頗滂沛未

知可設法疏導以圖衝刷北流否張秋以北今夏盛漲尙可通舟否竊恐
南北咽喉從此梗塞遑及漕運耶琴軒久勞於軍又有病母本難遠征惟
成命未可遽回俟其來鄂再商進止現營仰蒙厚誼月餉萬五千金蘇
臺仍協米價數千若復添募無款可指殊爲焦灼鄙見衆楚軍中添一淮
軍最難浹洽少帶人則可少累人進退較易尙不知琴意云何惟東餉仍
求慨允接濟無少缺乏略慰渠數年隨侍奔走之意感佩曷極西事非急
切可以起色季帥倔強洵是健者弟眞望而卻走矣湘軍席黃諸將春間
連克鎮遠清江三月杪將抵黃平黃潤昌鄧子垣兩統領中伏陣亡全軍
幾潰潯暑山險苗極狡猾降人流戶亦苦無安插之資邊患愈大愈難速
了卽消經肅清各省分供轉輸均甚喫力奈何

復朱修伯光祿

北山土匪董塬回逆湘果叛勇均已分別剿撫秦氛大定左帥正圖分進

甘隴開關中麥秋有收糧價不昂或可資以轉輸惟穆帥與東路梗阻漢中存積甘餉數十萬無路繞運以致秦州防軍十餘營潰叛則隴南可虞陝回竄金積堡偪近河套左軍由東南兜進邊外河東接連草地防剿俱不易施則北地可虞劉壽卿擬由花馬池磴口進遮運糧費力不知何時能去西域軍情多變左公佩強支撐殊爲可敬本初以鄴侯自任無聊之極尙爲大言固係措大家風但今昔地位不同耳湘軍圖黔漸有起色春杪進施乘後忽大挫黃潤昌鄧子垣兩統將陣歿僅席寶田支吾邊境事機又鈍隴黔緩急輕重固殊其可遲而不可速則一也良老請節用一疏甚有風力將來能省去數百萬否管部消息當不甚遠或謂非先至總署不能似涉成見遠堂兩生先後入覲 廷評若何西林不欲回皖得毋令吾宗替手皖人固願良吏與爲休養省三不欲任畿軍又懼左袒銳意去官弟激勸再四漠然祇有上 聞至弟疏拙性成謬竊時位明公一見

若平生驩許以肝膽無欺感愧奚似東陽二十餘年至交乃以疏慢見疑
鄴侯則真君子也

四月二十八日復知白齋

得手書敬承垂注愚兄弟濫荷 恩榮日切悚懼護闈老健常以恬退相
戒斷不敢希分外之賞星叔計已進班有無更調秦中軍事略定劉壽卿
擬由綏靖堡進花馬池磴口一帶攔截北邊未知太沖如何調度壽卿綏
德勇變一節極訟成署道有意傾軋彼回旆卽定其情可知楚部各分黨
私其中豈能更容准將琴軒函約四五月間塋事辦竣卽赴鄂妥商今尙
未來鄙意西行若難中止似不宜帶多營致增後累既不爲所信任進退
仍自綽然且西軍正患冗雜無須蛇足琴意儻尙游移吾力亦莫能助湘
軍圖黔黃潤昌鄧子垣兩將俱殉席軍損傷亦多大局爲之震動黔省上
游並警樞元於全省糜爛之際姑爲粉飾請補鄉試邀譽士民洵屬不知

緩急治黔當以吏事爲本頑民弄兵潢池與粵捻情勢迥別十數良吏能了之川楚助餉不必助兵致號令各歧而主人轉得坐觀成敗南豐文人祇可論文曷爲以軍事寄之耶省三乞病海船前案並已據實覆陳尙未奉到 批回會館工程何若鄉人有續捐否此間麥秋中稔秧水甚足民氣怡和慈侍康健差足告慰

四月二十九日復馬穀山制軍

尙齋送閱來函蒙允沙市派銷二成之淮釐暫行濟鄂厚意曲全至爲銘勒尙齋不欲兼沙局然鄂省祇應一督銷不應又分其權但委員難得安人尊意有專屬否陳子奉慶長奉諱在籍向辦蘇州牙釐精覈廉敏以江員鄂紳與尙齋同年至好若委沙局其名曰川淮派銷局仍歸督銷總局稽核子奉必奉令惟謹昨來此已面商及之如兄以爲然或卽檄派或由敝處挈銜檄派敬候示遵品蓮去志甚堅弟被其苦纏云緘商執事究其

去留本應由江省主持昨因采辦洋銅復疏請馮沈二君乃接品蓮通稟
求卸局差尊處如何批答乞示知弟尙未批也芝田到此細詢伊欲料理
引 見來鄂其人廉介而瀟灑卓儒誇張多疑勢難久處俟卓儒帶兵船
來鄂面訂何如二號兵船管帶乏人侯相前疏交蘇松狼福諸鎮緝捕李
質堂前薦松江參將鄭某粵東人頗習洋情其才守幹略究竟若何乞察
試之或再商詢質堂切實具保弟去冬曾與質堂約將來兵輪船出洋捕
盜須請伊統率似已面允惟質堂自負過甚與諸鎮及上海局員未深融
洽兵船用費調遣局內亦須預聞如令其部將管帶久或漸相通氣未審
卓裁以爲何如機器局保案自應會奏頂覆兩亭當是皖撫西林決不肯
回琴西暫代徽垣能否密薦敏齋則滬道可併擬一二人芝田亦其選也
江皖秋水俱缺近得甘霖否楚中雨水尙足

五月十二日復曾沅甫宮保

數年未奉函教鴻章戎馬奔波亦闕音問而想慕丰采無時或忘昨接誦
四月二日手諭並悉前後賜寄四書皆未得達自緣征程靡定郵遞浮湛
實非鴻章瀾於報命也憂患久更節目愈疏長進愈少殊切悚疚耳東西
兩捨之滅猥以截堵運河至笨且拙之計成之雖仍丈與師相經營故智
而移山之愚賴有天幸將士苦極鯁生何功迺蒙 特恩謬參政事汗覲
奚窮比來鄂中循繹蕭規自知頑懦與世無補委蛇而已功成不受賞長
揖歸田廬每誦斯言公真人弗可及哉然竊聞 中朝輿論以執事肥
遁爲憾未聞師相在都會議及否中原曷定舊例重循似更不易建白或
者 冲聖臨馭四海尙有遠圖 召用英傑公其養晦韜精熟籌天下之
故待益展布也厚庵霞軒一時之雄常相見否師相書問漸稀聞畿事甚
喫力舍此亦無以自處澄丈在鄉排難解紛能稍推卻否念甚筠老尙有
意軍事情無以此相推者前請其過鄂一譚而來諭亦有秋後枉過之說

臨江遲望溯洄從之換約大致已定夷情黠譎圖利於我決不輕於發難
奈自餒何沅湘盛漲沈溺爲災鄂亦波及

五月二十一日復馬穀山制軍

沙市派銷局昨已會列台銜檄委陳子奉會商督銷及川鹽各局妥辦尙
齋前派相委員往沙市察訪據稱鹽行旣恐滯銷民情實多不順此事必
須從緩籌勸勿求速效近來淮場鹽色太低攙和太雜尙不足敵北私更
不能敵川鹽卽試行之始仍以另提真梁或者稍易措手淮南不自求貨
色徒與人爭行市奚益也嗣後沙局開辦定章當屬尙齋子奉等相機爲
之求尊處勿過偪迫並屬小浦兄筆鋒宜略虛婉爲幸吳仲翁函稱川省
詳奏運銷鄂鹽礙難堵截是非鴻章一人之私言矣品蓮去志雖切已如
尊旨批留諄屬竹如與之和衷商辦竹如議論多而裁制少品蓮覈實而
近彌激各有短長相資爲用操江輪船堅緻機器小而靈船頭置礮仍是

洋根礮式樣不敢比於兵船但管帶訓練難得妥人文員有條理而不習
兵事武弁則多粗疏無遠畧適有總兵馬復震桐城馬三俊之子志趣尙
正在侯相左帥處帶隊有年於洋器水師雖未諳習然其人有內心聰明
廉潔派赴船照料學習或堪造就此事不可虛懸姑先檄派試用仍候尊
處察看徐行定議船主美人昨因病魔投江自盡竹如同局再商由該廠
洋人保薦呼應較靈法領事無理取鬧可置勿論雇用彼族由我爲政向
無硬派之事韓廣揚募泅勇練小船之說有事時自可試辦茲非急務渠
向好新奇究少實濟也雨亭令弟容爲留意聞西林有六月赴皖之說確
否湘軍圖黔黃少崑鄧子垣榮維善三將俱殉席研香尙能穩守此間兩
多正恐潰隄再弟前在兩江任內飭鹽商捐修金山寺已集有成數嗣經
程敬之撥借調劑場商旋又撥存運庫挪解正餉初意實因金山形勝切
近洋市必須及早興修以免覬覦今既有款可指務懇飭承查送舊案核

飭運司籌還捐款由金陵工程局派員前往勘估興修俾成善舉子箴世香諸君皆不悉此事源委久必廢墜乞大力主持之

六月三日復曾相

昨奉五月十六日鈞諭敬審福躬康勝惟途間瘡去一孫不無怫鬱遠堂中丞到鄂述知令長孫病痢未愈尤爲系念近已服藥就痊否南北異宜遠宦孤羈公私多未適意宜來書興趣頓減也惟北方春夏苦旱自昔已然上年雖被兵災麥禾豐收數倍閭閻小有蓋藏能耐窮苦計五六月間必有甘霖如稍補種晚禾或可不需普賑練軍之議隨宜應付似不急於更張外間傳聞尊處有招南勇之說想未必確若以南將練北人徐使就範後累較少惟操防之將較征戰之將尤難操防而又能征戰則更難師意必煞費躊躇耳劉子務以肩荷太重惴惴恐失其人本極謹慎淮將中最爲和平小心者鴻章因其久當大敵尙能戰守家中無所系戀可久於

其事丁壽昌親老無子前爲省三強要賊平卽徑歸去音問不通前方函
致子務轉屬來鄂一商迄無續報丁與子務兒女姻好或可分統相幫丁
長於訓練智慮周密足勝分統之任惟臨敵少怯又養親求仕之念過切
恐不再出任防軍又銘軍內有分撥樹字五營係振軒舊部將來振軒交
卸直臬或卽於在任時仍令分統該營巡防保定一帶呼應亦難振軒治
軍較趙道差強未知肯爲馮婦否鴻章迭屬子務赴畿省稟謁俟其來時
求吾師面與妥商定奪若須酌裁數營卽請檄行後路糧臺核補三月欠
餉作梅比已到省餉事問作梅兵事商之振軒子務當較鴻章懸揣爲安
耳近來淮將暮氣頗深紛紛乞退鴻章忝竊虛譽每懼兵事不得脫身舊
部日漸零落勢難再興致負期許琴軒勞苦過久明知西帥不容又遣之
去其母偪令棄官借隱不得已而代陳是亦天時人事之相迫也直東久
旱而鄂湘久雨蛟水橫發江水陟漲二丈餘圩垸淹漫已多米價大增歲

事可慮今日甫霽未卜能久晴否鴻章將有遠行東望大局祗增憂悸
六月四日復馬穀山制軍

頃奉二十日手示以奉撥 大婚等用鹽釐二十萬無可指撥屬於預釐
彭營釐餉項下月撥二萬俾有著落俟解清二十萬後仍歸淮軍充餉等
因仰見籌度緩急仁至義盡感媿何言弟本擬到鄂後籌撤楚軍騰出額
餉或可沾溉茲尙未能多撤昨奉 密諭有出境查辦事件已專疏請
旨是否帶印前往設一交卸則事權不屬防軍或將他調鄂餉未必能分
卽不遽離任往返需時呼應難靈目前各軍毫未遣裁九關不可再缺前
定之餉實係勉支至臺存撤勇經費作梅臨行時將現餉提還原恐一議
撤營立待巨款彼時無可設措誤事非淺如此散漫枯澁之局面必須思
患預防諒老兄身在局中久經世變定謂爲然非撤軍或另有兵事不得
輕動也鄙意南北大局公與弟當共扶持本係一家人一鼻孔出氣 大

婚京餉自須設法籌湊但爲時尚早俟秋冬之交屆時未議撤軍或日後有可籌抵卽從後路糧臺借撥二十萬由尊處解京作爲鹽釐開報弟何敢不令通融預釐彭釐二款各局方奉文分解若又令月湊二萬旣難歸總亦不便專指何局致有望礙此意乞先明晰諭知郭道等留意籌維弟亦專函告知矣弟恨擔此虛名貽兄重累此等焉有掣肘之理我兄亦勿視爲隔膜之人區區一心共助而已如鄂局能月分二三萬或由鴻章檄臺於鹽釐解款內轉撥尊處每月二萬更妥容再報命鐵皮飭暫下駛恬吉過甯望飭來鄂並令鐵皮於月杪至鄂屆時當借坐出江也

六月六日致劉省三軍門

前接三月初五日來書久無嗣音未知蹤跡近在何處傳言與李良臣盤桓六霍一帶縱飲張樂酣嬉淋漓欲効信陵公子醢酒婦人以自樂耶似未宜爾多讀古人書靜思天下事乃可斂浮氣而增定力竊願吾黨共勉

之如公之才識聲望斷非終老林阿者及此閒暇陶融根器後十數年之
世界終賴扶持幸勿放浪自廢爲臍左帥由乾邠進駐涇州甘軍冗亂幾
不可治未治軍何從滅賊 內意不得不暫屬之慮其老而陪也黔滇之
亂更無頭緒辦法尤非其人邊事固無底止中原以南游勇飢民萌芽滋
長遠計外患鴻章憂國忘身薄力孤掌每坐歎而已侯相函稱子務懼不
勝重任欲如尊意令丁樂山出爲分統數營另鈔呈覽兄前屬子務轉致
樂山赴鄂一晤未得回信想尙在家其親老無子尙肯助子務一臂之力
否乞酌爲勸駕銘軍係我輩創練侯相不遽裁遣義當妥籌善後共保令
名昨已緘復湘相謂子務向極謹慎固應懼不勝任但其訓練戰守可靠
若令樂山分統似可相得樂山恐不出耳仍希執事一爲銜奪請樂山赴
營謁侯相再行面商定議兄月內有奉 旨出境查辦之事九十月後乃
能回鄂不及兼顧此事務求吾弟商辦樂山不出未知振軒仍肯收回樹

營以官兼統否

六月七日致知白齋

左公不欲他軍往助倔強可喜琴軒正議裁撤或者得大解脫耶五月二十之件果與聞否似由黜華咏史一流媒孽而來羌無故實殊難下手鄙人向不敢阿私稔知季重長於拊循短於控制當不至如是之甚以彼易此則江河日下更不可問若弟一搖足東北水陸各防無從銜接偏隅亦不足以制中夏未知樞謀奚似祇有貿然前往耳

六月十九日復李輔堂

奉手書籌議援黔大政必須改剿爲防名論不刊敬佩無數自湘鄉相國創爲湘軍圖黔蜀軍圖滇之說於形勢事理似合 中朝固篤信之但不擇人而施憚劉崇吳豈知兵者卽滇劉黔曾亦非獨當一面之邊才 內意視爲緩圖主客皆無足輕重祇要月報捷狀敷衍粉飾而已剿苗向用

土兵鄰省祇須濟餉自係因時制宜確論石侍郎曾爲上陳在外好大喜
功在內蹈常襲故皆漠不之應但藉此豢養素識之腐庸耳可勝慨哉今
以湘局論沿邊設守萬人斂兵息民保境節餉誠爲至計但須出自中座
主見鄂督不與謀南政久矣鄙人似未便創爲更張或又譏其恃功驕恣
即使言而倖中未易將先須易帥與軍師後效尙不可知所得罪者奚翅
一二人況 朝議以圖黔爲是以諱敗報捷爲喜乃獨持畫疆自守之議
其不判鑿於心者幾希十數年來湘將輩出功蓋天下防邊舍南而北偶
語鼓譟其何以堪且劉提戎又威望素輕者也右軍通籌兩省全局識議
精當執事故樂爲推轂冀紓桑梓隱憂惟故事既不遙制鄙席亦不暇暖
寒蟬仗馬瑟縮自漸深負珂鄉士民之望賴足下鑒此心耳再拜昌言俟
諸異日

六月二十二日復馬毅山制軍

鹽釐轉撥京餉二十萬前已檄臺按月提解二萬商飭鄂局加撥淮軍三萬內有原解二萬目前暫加一萬俾資周轉通盤籌畫量力而行鄙觀吳楚一體無厚薄也公其鑒之今歲部加鹽釐來年必更踵行且將此債搪塞再看下文分解江南雖有富名分濟各省實形支絀我輩遇事通商或者尙無貽誤弟仰體厚誼祗姚綿薄獎許過分所不敢當按月二萬積至年底可得十四五萬已穀三批矣兩亭撫晉情形稍生幸與師相接壤但河防易將冬後不免耽心甘狷西趨冀少鬆勁彼巖精能之品其持正得大體處自遜前人敏齋朗軒升任恰如意所欲出朗軒洋務雖似淺嘗尤不敢輕於斷制然稟承指示肯耐講求深於滬局有裨此缺不由中出可感已極上游江水漫漲幾與己酉相似初六後晴霽兼旬旱稻棉花歉收災履甚廣聞吾皖情形亦重後患殊多何以下河仍然缺兩天意誠不可測也徐黃兩員容再核保倥偬久未彙辦遲恐盡駁桐師正壽擬送聯軸

外副以二百金尊處如何辦理遠道似不便多物耳書局謹遵來議程敬之尙肯留辦金山寺工否恬吉輪船未到切盼之至弟奉 旨帶印赴蜀七月初起程計須秋杪乃回勞人草草甚無謂也

七月三日上曾相

六月初三肅復一緘到未南中苦潦溽暑不審北地續沛甘霖福躬尙不畏熱否令長孫病愈否深承遠懷前蒙商令丁壽昌赴銘營分統當卽切實緘致省三轉催昨接省三復函以該臬司親老不令遠役惟蒙雅意驅遣兼顧銘軍大局義無可辭擬於七月初十內外託言赴六安山中看視省三卽行赴營與子務商辦等語省三力保丁君才識明練勤苦樸誠足可任事但畏人排擠屆時或乞諭知振軒趣令赴保陽晉謁面訂一切何如子務開展處卻不如丁有彼相幫可當一面祈酌辦爲幸琴軒開缺仍令假滿西去想是官話苦戰多年無一順意事此情亦殊難遣近因奉

旨遣撤東餉未至該七營在韓莊六月十五有五營譁餉之事旋經潘鼎立等許給四關欠餉撫慰略定帶至宿遷會同吳小軒妥籌資遣諒可次第辦理外間又起謠譏亦由琴軒失志竟歸倚託非人之故可勝悶恨湘中水災較鄂尤重餉絀未籌賑濟後患孔多席研香失利後徑自回籍黔界頗有蠢動湘軍圖黔如挽上水船將何了局近日紳民議論頗不謂然察其情勢似須得人再圖變計鴻章初二日登舟阻風未開上游江路險遠山徑崎嶇往還約須四五月奉 旨帶印出境公事亦虞廢擱雪琴過此聚談數日已回衡州約在宜昌途次據情代奏不再與聞兵事袁豫生窮無所之來鄂苦求月來察看漸就老成鴻章勸其無事時讀書收心或不終爲棄材知念增及作梅諒已入幕調甫七月北上亦一助也

復劉省三軍門

湘淮宿將近多暮氣情歸相率效倣此豈天下之福但山林中各有立身

事業存乎其人與志趣所嚮耳懷遠林小穎方伯自甘告回昨過鄂面談
猶衆驚聞劉麻子打仗極惡已至陝西聞係老湘營劉松山所僞託也死
諸葛能走生仲達或者假劉麻亦能破甘猶足下聞之當噴飯也小穎並
不知吾淮大將有劉麻子而猶竟知之足見賊智勝於官軍但恐雄名爲
壽卿所污久漸爲人輕也然小穎受苦七年隴民邊猶信義頗孚此行尙
欲入京謁 二后面訴隴民苦兵求再投左營効力前驅其愚誠不可及
抑吾皖之傑也子美遲遲來鄂求將北路譚軍及水師各營歸其節制已
檄令總統邊防其血性忠勇可嘉但操縱布置未必盡洽機宜望時寓書
勸戒之樂山日內赴營與子務商辦銘軍可無後患已諄致侯相調省面
訂推誠相待仍乞催其速去勿再食言爲幸琴軒時運極壞去官仍令赴
甘六月十五該營譚餉毆萬國順搶掠舖戶各處來文炸苗足玷令名旋
允給欠餉帶至宿遷資遣或可無事凡事收場最難可鑒可懼兄已登舟

尙阻風也

復張香濤學使

文昌書院創始綦難經執事提倡風雅振拔寒峻弟甚願觀厥成前與小宋方伯籌議適值霖雨爲災沿江巨浸亟謀撫卹而集費亦頗拮据頃瀕行復催次第籌辦斷無中止之理據稱先擇妥地秋後興造一面緘取蘇州經古書院章程商提經費詳定立案計閣下同省時當有成議望於晤時諄催之期於必成而後已

復何子永中翰

奉兩書爲局員求保而又自辭保薦情詞肫懇絕無虛飾鴻章躊躇累日欲副高義私也以人事 君公也勞績不必卓著治行當有可觀忠孝廉退四字謬附知己似爲定評無論 朝廷鑒尤與否而吾丈勞身焦思數十年藉稍表揚鴻章蔽賢之責其稍追乎但冀早得一官藉手報稱奉母

養志不枉所學耳目目前局務尙須倚重長才兩生中丞想願攀留惟鴻章蒞鄂半載撥攘終日地方毫無起色疑難鮮可質商頃奉 命帶印西行查辦事件往返約四五月沿江水災甚重米價騰貴道殣相望後患殊多擬秋後察奪酌請蠲賑其克有濟耶竹如先生聞有痺疾前勸其勿回諸城朗軒升滬道或可爲營菟裘林遠村由甘過此艱瘁七年志氣不衰急欲回京求再赴隴軍鄉導其忠誠爲民猶所信服皖士之傑者可喜可敬卜地遷壘擬請抽暇爲之

七月十九日復王夔石方伯

途次奉初三日惠緘敬審籌賑轉餉兼營並舉仁聲義聞遠邇同欽餉源支絀被災各處祇有平糶施粥爲小補之術秋後察勘情形蠲緩接濟事所必有幸詳審主持稍蘇民困爲望鄂中沔監嘉魚黃梅等處水患亦重瀕行時屬小宋相機酌辦近聞北岸上游難民尙紛紛過江赴南境就食

自係向來熟逕亦見南中多有收成資遺留養不乏義舉也沅晃官運米穀想可輓轡不竭軍民裨益良多交代捐項等款必應設法整頓擇尤懲創庶知儆懼未便稍涉姑息研香回籍秋涼想須赴營前敵稟報似當站腳得住議者多謂斂兵保境節餉息民實爲固本長計惟圖黔已有成議已復之城既不能舍而內徙積欠之餉又無從籌補汰裁每代籌思竟黔善策黔滇兵事決非尅期可竣而湘軍月放二十日如何持久卽久而成功如何彌補欠餉耶鄙人始終未與斯議今更不敢遙度矣

七月二十五日復李次青廉訪

彭烈婦事極爲扼腕因有遠役不便過問轉激怒於當事甚或波及閣下近日尙未接據縣報豈盡消弭耶保全名節表揚風化官紳何樂不爲足覘人心世運之日漓矣舟中無事繙閱大箸事略足備掌故考鏡之資惟訛字過多前賢事蹟真僞詳略不可盡考近所及見知者數公事實亦有

未盡諦當處想緣成書稍易或傳聞未確千載而下容有史之失誣之譏
頃抵宜昌晤賀將措紳屬寄上書價五十金敬希譽入

復李兩亭中丞

晉疆虛席以待執事正人當路固翕衆望舊治去思豈獨江南湘師來書
云興趣亦復蕭淡豈以人地稍生而河防兵將非素習耶回氛去遠且非
捨情飄忽可比舫仙上年通築河牆但加修築略布疑兵自可有恃無恐
所難者仍在京甘各餉應接不暇耳隴帥兩不相能穆固冗亂太沖由涇
慶進取不先顧根本完富之區自致飢困亦所不解滇蜀齟齬殊甚似費
調停邊境多故鄙席終虞不暖皖楚水災隱患方切後路未了之事尙須
回鄂後從容整理相去日遠我懷如何

七月二十六日復曾相

練軍原指固本餉項近來各省報解尙多部中諒無留難惟操一豚蹄祝

滿篝車是坐談者通病以南將練北兵隔閩必多戰守豈遂可靠非久戰之將更不得力吾師安定規條當較蔭渠差勝王可陞已由鄂北去傅梅村人尙廉樸但條理少耳前見大箸清訟事宜甚爲嚴切各屬能實力奉行否鄂中亦欲照辦向例撫署專管刑名似無振興之志臬垣亦未得人州縣多不以聽訟爲事徒爲憤慨舫仙帶勇當入楚境鴻章自登舟以來日在逆風駭浪之中省署文報不數至無從摸索昨抵宜昌緣峽水漲險改循施夔山逕崎嶇前往行卽出境公事更不得與聞郭子美已赴襄陽與舫仙舊識歐陽道亦在北路必可照料無虞隱侯工於乘間此行或與有力及請示應否摺篆又稍活動其事似由鄰封索餉起衅全無左證應歸調停小題大做抑何輕聽鴻章計須中秋後乃入蜀界卽回鄂亦在冬

初

十月五日復馬穀山制軍

鼎軍起畔之由誠如尊示琴軒及該部各營官來信深怪鮑守灼從中唆
激而成各營鬧時該營尙靜鮑係新由慶營移往未便株及故萬道參劾
亦祇從輕雅瑣奉 寄諭令撤該營立即行知截餉又不予以遣資王成
謙復從旁媒孽無主之軍固何堪此搖惑此又致亂之源非外人所能盡
悉也子青張皇幽眇可稱神勇稍事僅以淡遠出之鎮靜迥異流俗敬佩
敬佩彼軒先鋒馬隊一哨迄未裁撤自應籌給口糧請飭報明批准或由
尊處挈銜巡行慎庵慈惠廉明可起彫瘵其精力尙耐勞否准揚水師能
否全撤敝處實難代補舊欠揚州是否無須設防並求妥酌且令小湖熟
總遣法無貽後患爲幸川鹽全仗濟楚歲收稅釐百餘萬與鄂相埒宜昌
前奏勞處兩難部中諒可核准伏希鑒原弟九月十八始抵成都查辦各
事大致報竣道子謹厚孤立實無婪賊情事已爲昭雪鍾彭二道被劾甚
重亦請薄懲蜀事較楚吳尤難措手酉陽教案尙易了結遵義傷斃教士

法使在京咆哮屢請撤換大吏換約期近藉端尋衅邊民悍橫竟至相持不下迭奉 廷諭及總署諄函深恐難遽報命擬望前至重慶小住候黔中來信再取進止回鄂計須多杪輪船能久待否

十一月九日復余紫垣觀察

前在成都接十月十五日渝城來書以會訛劉幅係三月間糾衆打教之犯並非去冬十一月燒殺教士李國之兇犯適接總署函稱法公使在京饒舌以酉陽教案張佩超爲主謀楊正庭爲正兇張幅係另案匪徒頂兇法使因川黔兩案日久不辦卽於十月初七日出京聲稱到滬後暫住十日再帶兵船四五隻上駛漢口如川黔仍未辦結再帶兵入川自行辦理等語初九抵津經崇侍郎勸阻不允十二登舟南下約於冬月至漢口現在安慶考童拆毀教堂湖北天門燒燬教民房屋均未傷害洋人事尙易了兄於十月二十一日自省啓行冬月初七抵渝覆查殺斃李國之正兇

楊正庭已在黔境病故飭地方官勘驗又懸賞緝拿打教爲首之何彩洋
曾雖指張佩超爲主謀究無確證張幅旣非此案正兇應從輕辦梅教士
在此約旬日內當可議結惟遵義一案接會中丞來信趙教士在省病故
洋人必謂因傷身故遵民逐教未知能再傳教與否茫無頭緒焦急萬分
昨接十月二十四桐梓來書具悉一一中丞奏咨皆云趙教士先傷後愈
似非因傷致斃而任主教不肯會驗云俟京中派員再驗其意自有所挾
途間所晤張方二教士云俟足下相驗果確實否日久腐變必須檢驗始
能明確又必赴省乃能會驗中丞屬令赴省一行自須遵辦愚見此案當
分三層辦理先驗趙姓是否傷斃如係因傷卽應查拿下手正兇照例懲
辦不過監禁充發如主教可勿檢驗亦可不追辦致傷之人次則與主教
等議明如何賠修教堂及查還賠償教中所搶失財物田產次則與官紳
等要約嗣後民教各不相欺陵遇有控案持平判斷以冀永遠相安以上

三件若有一不能妥辦斷不能結頃唐鄂生過渝細談遵民逐教後安靜無譁前刻告白等件均非正經紳士亦無固結不解之意惟縣中書役有不守分者從中簸弄祇要蹇子和等肯出議商當易辦結等語兄素知子和公正明幹曾屬足下勸令幫助茲特給專札一件望轉交並請其極力主持排解隨時稟報遇便必爲奏明本地正紳遇有鄉邦急難諒肯扶助兄與中丞決不令其受累也 朝廷因公使忿怒出京恐川黔釀出大禍特令鴻章留此迅速辦結儻黔中卸委因循搪塞惟有據實參辦足下更要默體斯意竭力籌商洋務蹊逕雖生若照兄前此面屬機宜及現擬辦法無不速了之事黔省官場素未涉歷外交終恐自貽伊戚耳附鈔寄諭旨一道並附鈔件又曾中丞奏稿函稿一本蹇道札一件

復鄭圃香觀察

天門教案起事時其誦在我而不在彼弟方登舟卽切屬雲卿商之中丞

暨小宋等妥速辦理不謂吳守極力袒護紳民又未與教士商議凡辦此等棘手事件斷非一面之詞所能臆斷黔中近復如斯所以激成風浪來教云云亡羊補牢未爲甚晚足見執事於此深有閱歷佩甚佩甚指拿七人既可到案辦擬原當從輕教士會同勘估必有辨駁彼恃有公使及兵船同來還價恐不得少所議略有眉目卽法使到漢亦不必親往天門以致百姓驚疑另生枝節仍隨時詳示一切爲幸酉陽教案弊端甚深今據法使所要殺斃教士李國之正兇楊珍廷逃往黔境病故已飭該州勘驗劉幅實係幫兇其餘有已解勘有在逃另緝弟初七日到渝正與梅主教面議辦法當可了結遵義民團固結趙教士係在黔省病故而彼教謂其因在遼受傷致斃會中丞派員赴遼修理教堂醫館弟亦派余道往遼商辦日來尙無成議揣度情形均以調和民教嫌隙爲要若公使果欲帶兵遠來邊方頑梗不率必生他變前已飛致江督蘇撫請其派員在滬勸阻

聞仙來函語意亦同茲有覆涂道一信望卽加封交關附輪船速遞法使
若至漢口並祈將此情節委婉轉達勸勿深入鴻章迭奉 寄諭暫留會
辦尙難尅期回鄂四成餘款八萬務祈暫存俟撥

復涂朗仙觀察

前因法公使在京饒舌欲帶兵船入江辦結各案已飛致毅兩帥轉達
俟法使來滬設法勸阻如必赴漢請派葛繩孝等偕來以便調停旋准總
署及崇地翁續函法使已於十二日晚登舟往滬正深懸慮茲由漢關鄭
道轉遞執事十月十七來書知奉兩帥札派小舫與吾兄妥爲勸留並擬
令姚曦馮寶圻等乘天平船沿途遇事開解等因萬里同心如出一轍忭
慰莫名弟於初七日行抵重慶查知酉陽教案積衅已深法使所要去冬
燒殺教士李國之正兇楊廷珍卽楊正廷經該州嚴拿逃至黔境業經病
故飭卽驗明取其家屬確供張佩超實無主謀情事且其子已經押斃其

家已被教民搶掠現另緝兇犯並與在渝之梅主教妥議辦結弟晤梅西
滿尙受商量無煩羅使遠來至貴州趙教士據報在省病故並非因傷前
委余道思樞往遵查勘據稱仁懷無梅教士殞命之事遵義團民齊心攻
教正與公正官紳勸解弟又緘屬余道赴省查驗趙教士是否因傷致斃
再與地方官籌辦黔省山僻民頑祇須從容開導外國兵船固不得至卽
起旱亦不易行羅使更不必來至湖北天門一案業經拿人議賠修房屋
矣川黔兩事稍緩時日總可辦結該使能免長江之行固屬最妙若必赴
漢弟俟此間稍有頭緒當回鄂就近商阻若再不聽彼欲速結更恐無從
了結一切利害計彼舫與執事必已詳告諸帥亦必合力維持此函並祈
鈔呈兩帥彼舫兄不及另布

十一月十四日復崇樸山都統吳仲仙制軍

查田牧春間與范主教議單緩修教堂並無不賠修之說梅曾請照四條

議斷其意必重在賠補一層尊函欲罰令張佩超賠修據田牧稱張佩超家破人亡衆爲不平若再罰賠又肇衅端馮教士案卽其前鑿似須另籌款項弟與錫道妥商斷不過多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復英西林中丞

法使桀戾異常此次南下不過欲以虛聲喝制官民蜀黔兩案初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迫而成日久未結無怪該使性急吾皖適逢其會又有搶毀教堂之事連類而及致費盡謀賠錢拿人自足滿彼族之願惟考期生童過衆難得主名彼必妄指多人未便殃及無辜或允准查拿而以無聊抵賴或確知爲首滋事者藉予薄懲亦儆將來想大才必能隨機應變也羅使果否入江過皖時若何計較乞卽飛示詳細俾釋懸系弟初七日由成都抵重慶督飭川東錫道等查辦酉陽起事始末洋教士僅斃一人團教被殺不下數百惟罪坐所由則首先糾衆毀堂殺人之何彩久經逸去

下手殺洋人之楊植廷亦緝獲病故是以案懸莫結茲幸購獲何彩驗明楊植廷屍身議賠教堂其民教互殺爲首者各予懲辦數人可與此間梅主教議結至遵義趙教士回省病故該教謂其因傷會中丞派員會驗彼又攔阻仁懷並無梅教士亦無被殺之說惟遵郡紳民誓不願傳教入境現飭余道思樞等妥爲勸解將來議賠堂行教便可了結何須公使遠來且山險民頑少見多怪彼來正恐莫保也弟擬將西事辦結卽奏明先行回鄂燈節前後或可抵署知念並及敝鄉賑務業蒙倡捐施粥存活必多沿江堤工明春必須趕辦如 奏准暫留本省京餉若干以工代賑利澤更普設不奉允亦乞設法籌辦築堤較賑飢尤亟矣防軍定留若干人弟久役於外前擬薄助賑款明正二月間必卽奉上程道實是佳士
十二月四日復會樞垣中丞

此間教士有謂趙教士在黔因棍傷吐血病故卽係實情斷難檢驗彼既

要銀四千兩尙易還價教民更須辨論惟違人請定章程乃准傳教主教等未必肯立字據祇須地方官執定約章隨事主持逐漸挽回耳蹇子和鄉望交推似須挾朝命以相敦迫彼自可操縱如意紫垣觀察未甚涉歷洋務僅能聯絡官紳作一居閒人仍望大才督率印委等妥籌速辦尅期了結爲幸六如空拳孤柱媿難代謀

復吳仲仙制軍

旬餘以來爲教案纏擾管禿唇焦久缺裁會仰仗威福何彩就擒得以安速辦結慶忭曷已會奏稿昨已飛咨道遠不及送商均據實情上陳免滋外人疑議亮荷鑒原梅西滿閱甚悅服但賠款未罄其欲情理兼到無敢異詞張佩超五年認賠尾欠本應追繳其家被搶後僅贖田莊未便逼令變產祇可由官代墊教民王學鼎等六人田令已函會曾牧密速訪拿如卽獲辦一二亦可稍雪民冤酉陽以胡牧爲罪魁平時詞訟多聽從教士

意指如王學鼎等誘殺二十二命張添興等兇搶張佩超及民教仇殺多案均不深究又不上聞致何彩有率衆入城報復之舉涓涓不塞乃成江河原不欲隨摺聲請開復錫道等再三苦求以爲此係循例之事弟何必過從苛刻應請存記勿用而已田曾范三人摧陷廓清爲功甚大不獨速獲要犯一節弟故會請優獎以示風厲想卓裁當以爲然

正月五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羅使二十日抵漢口弟於二十六日馳回鄂省該使果已派狄隆梅西滿迎訴所有辨論商辦情節業於初二日專疏詳陳咨鈔冰案法人好爲縱橫之術其來勢殊爲張皇幸西陽巨案速結餘波騰蹕不起卽已興盡而返從此可知虛聲恫喝不足重輕也天平回棹誤觸暗礁而碎姚道此行不爲無功幸勿呵責此船朽壞機器最好已令操江船幫同運滬稍遲可令鐵廠另製船壳江海護運均稱利便弟回署後始接部文去臘初七日

奉 旨督辦貴州軍務 廷寄由川轉遞尙未接到川湘各軍饑疲已久
黔軍更無指項山險巢深糧運多梗非有勁兵鉅餉斷難奏効初謂俟隴
事肅清再議大舉庶餉力可分不料 中朝如此著急或因敝部淮軍現
食蘇餉欲移此以就彼無論蘇直各防未可盡撤卽調往協剿而轉運采
辦添募之費須增若干前剿捻時月資蘇餉三十餘萬今尙能悉索以應
之乎前賴滌師爲任後路茲執事誼同膠漆無讓前賢尙能照舊籌助乎
鄂中爲京協及防餉所累卽家兄來此恐未能稍有更張除月撥三萬外
或商加一二萬其他則無可爲將伯之呼求公與兩生檢查六七年以前
舊譜能否略加推廣俾勞人弩末不致困踣邊隅感真不朽自念受 恩
過重常矢鞠躬盡瘁之義奚敢有所委避若冒然徒手以往究與大局何
裨助字三營擬卽調鄂整頓吳小軒儻告奮勇能否酌調仍俟裁示省三
聞將來鄂銘軍須與商定再取進止甯所洋軍械乞勿允撥他處此鄙人

數年積蓄以待一旦之用者也左公歲得七百萬實餉仍滿腹牢騷彼午
又爲兼營並驚鴻章此役則窮途末路無可告訴曾樞元但欲人代剿賊
而已可坐享其成 朝廷遂一切俯徇以鄙人應之從事獨賢不敢效我
友自逸而已他何言哉

正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去臘十九日荊州肅緘方擬請易滇黔將帥抵鄂後接到部文初七日已
奉督辦黔軍之 命聞因曾中丞奏未暇推敲遽爾贊成初令由重慶赴
黔繼復令折回再三敦促軍興二十年尙不知兵餉爲何事若隻身前往
卽可了賊者正月十三覆陳一疏咨呈冰案豈敢故作遲迴與常人言固
不得不瑣碎耳苗疆山險籌密糧運艱阻有餉亦不易辦川湘兩軍統將
唐炯有謀略而未甚精實席寶田沉毅穩慎而未耐戰陣距賊既近欠餉
太多幾有尾大不掉之勢黔中易劉士奇一偏裨才又無指款以此軍此

餉辦此賊萬無能了之理淮軍舊部遽舍平地入深山原不相宜然鴻章前去不能不挾親軍如郭子美周薪如皆告奮勇改馬爲步僅二十營耳省三志就石隱來否尙不可知惟銘軍糜餉過鉅未便久防昨作梅商及保定暫留八營其張臨二十營可調南征子務正初赴直必有定議留直之軍擬以丁樂山統之其月餉或由糧臺劃清由滬局解津歸直省軍需局支放子務卽率張臨各軍來鄂整練聽候調遣惟北馬不能入山銘軍馬隊慣戰得力可否將張秋馬營換赴保定以備中原及西北戰事若保定止留騎勇三營其餘卽飭就地裁撤省餉以作別用敬求鈞裁並傳示作梅振軒樂山諸君妥議卽由尊處分別檄行遵照鴻章俟辦定再附奏也前得師門主持後路倖而蕩功此役四顧茫茫不知所以爲計伏乞遠示方略

正月二十三日復王夔石方伯

用兵先講運道黔中山險糜爛無糧可購無路可運必須由湘入手不獨下游賊最悍也研香擬進勝乘會川軍先剿施黃悍苗使清水江北岸肅清再圖台拱自是穩著惟移營以後運糧更艱前敵既未另籌運費餉數宜稍寬籌又剿撫非難善後爲難從前屢撫屢叛殊費經畫主人奇窘事專須客代謀尙有不可盡代之處將若之何弟旣奉命督師應籌調親軍以資鈐制鄂蘇力難多籌川中又苦肆應焦灼莫名擬俟後路部分稍定屆時或取道湘省面商一切

正月二十六日復吳仲仙制軍

苗疆軍務雍乾嘉三朝故事皆未能尅期底定今蹂躪更久而廣餉源更狹而絀初謂宜俟隴西肅清再圖大舉乃川湘進兵過早羝羊觸藩主人不知全局妄謂餉生虛聲可收實效闕廷萬里亦多隨聲附和遽有是命又未另撥的餉必仍不免師老無功之譏惟弟受恩過重赴湯蹈火

所不敢辭唐道昨有書來請另派員代統川軍彼自赴省承認尅期剿賊自効即使無濟須一半年功效毫無或果疲散驕蹇再行酌辦席廉訪來稟略同均批答令其及時會商進取穩慎圖功免 內議各分畛域觀望不前也由鄂赴川灘險由渝入黔路迂運道費力擬調親軍三四十營陸續前進或俟至沅州後再定所向由沅入清江鎮遠最順卽繞赴黃平清平亦不過山路十數程耳馬穀翁丁兩生來信以蘇餉肆應除分供留防各軍外不能再增絲毫鄂省爲京協所累擬酌裁防軍每月勻出三五萬此外竟無指項執事素相關切允爲竭力感叙曷旣惟周唐大枝不出剿之營若不裁汰斷難騰挪且黔滇所望於蜀者甚奢稍有餘力義當分濟望察其輕重緩急而爲之瑛翁入秦代者何人唐劉等部人數餉數隨時增減派撥並祈飭軍需局詳細報明俾有稽考

復曾相

奉正月十六日手示敬讀元日抱孫忭慶無似黔事不難於籌兵而難於
運糧運道宜由湘河前疏已詳言之正與蓋慮相合銘軍暫留樂山統保
定步隊五營馬隊三營並以張秋馬隊三營防衛畿輔其餘步隊十七營
令劉子務統之南下由鄂入黔前函亦畧陳之並與尊意相合樂山求留
滕學義三營茲以張秋馬隊易之必可自立昔怪蔭渠剿直東馬賊專募
步隊不練馬勇爲不識時務捨騎大股則須馬步大隊夾用至土寇馬賊
但以數營鐵騎躡之無不散且陪者步隊太多實爲無用袁筱午燈節來
信以金積堡諸軍被困糧運幾絕游騎已及陝邊屬鴻章少遲南向西事
恐有意外之變應留銘軍慎戰馬營於北以備他虞此間周盛傳唐仁廉
馬隊已飭改步設西北有警相召鴻章竟無一騎祇有束手省三擬病愈
來鄂相送不欲再親戎事俟晤時商之應請師門卽檄飭劉臬司統張秋
步隊十七營渡河由曹州歸德赴鄂聽候敝處調遣黔中山險大隊本難

並進似不必甚多也但諸將求增親兵以鈐制客軍過少則必不願往春
霆近爲游士鼓惑 欽使幫辦俱不樂爲甚慕雲貴一席不過較卯金能
戰耳豈肯復受鴻章節制厚庵往夔徒步去而扁舟回據春霆云日行幾
百里外貌甚豐而蚘血未止口稱無恙用世湘人罕見其面若鴻章在江
楚與爲商榷以海外星使奉之當復出任事等語茲局面又非霆信未至
恐作罷論毅疲輒雨多疑皆不能如胡文忠之善調護者無主人則客必
不至矣彼兄試燈日自杭起程頃當至金陵自九江以上江水僅七八尺
輪船擱淺似須二月望後來鄂滬蘇局所委員今尙無至者鴻章料簡啓
行計須春暮

正月三十日復馬毅山制軍

奉正月十四日手示敬承籌慮精詳爲佩蘇省留防月餉二十萬雖蒙慨
允本未如數清解滙釐八萬已減而又減近來收數雖絀若公等肯爲主

持他處不急之需勿令加撥斷無再短之理蘇藩減爲二萬鄙人曾任蘇撫知其非甚竭蹶兩帥前爲方伯格外增解今握撫篆乃任其短解何也然猶諉之曰防軍茲不肖忝復專征又當瘠地 諭旨迭降亦洞悉其艱難昔所百戰經營之區適值兩帥膠漆之契何所疑畏而不爲盡力諒我公與兩帥不忍出此滬關除撥京餉甘直協款外似無緊要於敵處者昨奏准添六成洋稅僅一萬非強以所難也四成二萬係例應解部之款此分部肥非分蘇肥兩公幸勿慳吝吝則必力爭之至鹽務應撥之預釐彭釐月雖不及六萬天事非人事也北鹽舊撥之項能否通融若干亦不敢求川湘出入大略十三日覆疏已詳言之蜀養勇四萬餘每營積欠數萬議撤則必索全補仲翁到任甫裁胡中和營而誹謗肆起前故謂蜀事視吳楚尤難將來卽稍有餘先須協濟滇黔主軍仲翁雖可幫助鄙人不敢以私廢公區區心事天人實昭鑒之並非輕放蜀而重求吳楚也侯相

商留銘軍馬隊六營步隊五營防衛畿疆以丁樂山分統之擬檄劉子務暫統步勇十七營來鄂整練省三云侯病愈來送不欲再親戎事枳棘非鸞鳳所棲不便相強徐海旣不可無軍小軒分數營殊嫌碎割彼來當商令暫留後路糧臺擬調鄂省派蒯蔗農總辦金陵設轉運局或附軍需局內蘇省應協各款仍祈執事加意緊催彙解蘇直留防各餉應否按數割交各省局自爲支放以清起訖前敵添募士勇必然之事西南軍政驕疲非有主兵斷難鈐制

二月五日致馬毅山制軍

吳小軒來此力告奮勇堅不願留自謂受明公知遇惟以大枝久防寢食難甘彼在淮將中未甚著名而志氣精詳能耐艱苦久欲得一當以表見於世今時不可失弟雖再三慰留有勃然難遏之勢據稱稟商執事以朱先民分老隊三營一駐揚州二駐宿遷必能保障彈壓由尊處照撥三營

新餉俾得添募成行業蒙俯允是否確實鄙意初以用蘇餉不敢不割勁
旅以留防小軒必欲從征志不可奪或如原議分留老隊三營由江省另
籌給餉抑請閣下酌飭徐州董鎮照本省防軍餉章另募分防或大才遴
選良將專任防務均候卓裁核示遵辦董鎮樸訥堅忍久經大敵似在可
用之列前有蜚語幸詳察之兩生書來蘇藩去歲月餉解清弟相去過遠
因糧臺裁數稟報所欠尙多不免著急晤友山方伯乞轉致感忱爲荷子
和中丞函報甘獮東竄已至渭南以北倉頭孝義鎮等處潼關戒嚴傳聞
劉壽卿糧路被截西事若有潰變大局可危家兄計過金陵擬俟來鄂交
替後料簡啓行但冀南轅不再北轍耳東餉二萬乞飭琴西代爲收解

二月九日復知白齋

督師之役本在意中惟甘事尙無頭緒協餉殊難分供樞元於軍情大局
都未了然惟聽黎林兩司指揮調度遂欲事事卸責於鄙人苗疆深悍實

在貴東弟既前往必須就湘中糧路就近籌度進攻豈有迂道筑垣坐觀成敗之理同鄂後調兵籌餉百緒絲棼並俟家兄來此接替而籌後路運餉一切事宜勢須三月間方能啓行軍事煩重非同兒戲無所用其遲回也彼午以金積堡久攻不下猶騎四出擾及秦中懼其乘虛遠竄緘請敵軍少緩進發子和復商籌邊防惟弟南征既未奉撥的餉川湘各軍實難深恃不得不酌調舊部防軍陸續隨行以資鈐制現飭從新整練亦須稍稽時日耳會館工蕪需費尙多楚省同鄉均甚拮据茲再捐廉千金奉寄察收仲翁允將來湊集千金未知何時得到吾兄務將此事經畫周妥再議進止爲幸

二月十日復袁筱塢學士

壽卿攻馬五堡陣歿失此良將隴事殆不可支殊爲痛悼老湘營歸何人接統能否不至潰退軍氣旣餒賊膽必張近日情形乞賜詳示北山匪巢

復有獠騎煽脅涓南一帶徧地游氛究有何軍堵剿克翁奉 准歸養璞翁謹厚素不知兵何時履任竊慮不能了此也敝處昨日飭周盛傳唐仁廉改馬爲步郭子美添募山鄉之勇以備南征譚仁芳荆子關老河口各營調鄂裁併以便勻出征餉今得此信暫令諸將部勒續候調發省三海船琴軒不日同來弟豈敢恕置大局或南或北惟 天所命耳

二月二十六日復英西林宮保

奉 廷旨飭鴻章赴陝援剿時艱任鉅懼弗克勝日來未得關西續報壽卿星殞後左帥令伊姪劉錦棠與黃提督萬友接統湘營已是弩末糧路久阻僅甯夏一隅豈足供諸軍搜括金積東南雷緯堂周蘭亭等屢次挫衄正月間周已先潰雷尙被圍黃鼎統萬人赴援不知能否全軍而退金提軍卓勝全營與湘軍孤懸絕地似應移師就糧以圖復振左公計不出此徒令善臣解糧前去恐無補救之法則隴不可圖秦更不支矣敝軍因

赴黔中春初將馬隊撤改步營遠易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制賊頃飭郭子美添募馬勇五營周薪如添騎四營倉卒募練殊不足恃銘軍慣戰馬隊侯相留衛畿輔擬商調入秦移緩就急若省三復出當可允行昨又緘催省三來鄂商辦尙未見到得執事馳函諄促應投袂速起以副衆望秦隴大戰不比黔滇山僻非大將旌旗無以起衰振懦貴部留防勁騎尙有若干何人分帶便乞示知家兄過皖如何議商似尙未得鄙人西去之信小軒志力堅卓急欲從征穀翁因蘇境空虛遲疑未決蘇餉自裁釐以後入不敷出無力籌添敵軍若不西調更無另募之餉且西北轉運采辦均由陸地需費極繁比與各臺局員通籌協撥額款萬不敷用又不能分左營涓滴之惠公素愛我何以教之桐懷接修長隄百世利賴無爲江隄諒亦興工弟俟交卸後料理先赴襄樊

二月二十八日復曾相

念二日奉十一日手示次日卽奉移師入秦之命壽卿星殞後左帥派伊姪劉錦棠與黃萬友代將暫維人心噉嗜諸將豈易調攝加以糧運久梗僅恃金都護由甯夏偏隅解濟湘卓兩軍數萬人之食而並無退兵就糧一字之令剛愎無禮恐自取敗昨子和中丞函述西安探報湘營潰勇紛紛東來有竄鄂之說似在意中秦事殊棘敵部甫經整理入黔行有日矣今改北轍飭郭周兩軍重招馬隊烏合難恃銘軍騎營務求全數准調爲感省三處已再函商海船來此謂其病愈卽行西事非黔可比當強起之惟渠果出師必求調全部截輔防衛請以滙餉三萬另練新軍似亦可以堵挂並祈卓裁蘇餉除加撥海關三萬外無可籌添他省更無可指轉運采辦添募各事需費浩繁焦愁無措筱兄早晚抵任趕緊部署後路似須春杪啓行承念附及

復丁稚璜宮保

珂鄉刦運最深僻在西南久無過而問者自上年川湘兩軍分道並進號
教各匪稍就芟除惟苗巢險阻負固席唐諸將皆以饒絀兵單未遑深入
中朝因隴軍迭報捷狀西顧無虞迺允曾樞翁之請今鄙人有事於黔
方慮山險瘴癘人地未宜博訪詳諮僉以痛懲之後須用招撫添設營村
資助墾種以期經久正與蓋謨相合不圖左帥入隴後號召諸軍進攻金
積堡獮巢雖屢獲勝臘杪以來軍情日變各路糧運梗阻劉壽卿軍門殉
節良將益少陝獮分股東竄復奉 命移師援秦俟秦中肅清再行赴黔
自願菲材難勝艱鉅焦悚莫名初擬調四十餘營南去馬隊改步便於入
山另籌募土勇辦善後之費固不得不求仁人之濟粟茲西北平原更須
大隊兼練騎營轉運艱遠需費浩繁蘇鄂分供左公斷不能如從前接濟
剿捻時所有 奏准貴省月協二萬業蒙慨允籌解力顧全局欽感無似
務祈飭司自二月分起按月如數委解俾利師行而濟急需禱切盼切春

間雨雪頻仍東境想已均霑此不獨軍事餉事之幸也銘軍自須西調省
三前以黔疆無須全隊頗不欲行秦隴則當強起之家兄早晚蒞鄂俟交
替後料理起程東餉解金陵尙不甚遠是否須敝處委員赴東守催便乞
示及

三月二日致李兩亭中丞

昨奉 旨飭移師援剿關中擬令郭子美周薪如等添募馬隊將率二萬
餘人先進再商調銘軍以爲後勁聞潼關以西米麵昂貴銘軍人地生疎
運道艱遠秦晉唇齒又貴轄沿河地方采購稍易就河渭運腹地及北山
一帶可免目前饑困是以奏請執事籌款派員分投采辦寄儲以便倉卒
取用明知晉餉竭蹶惟係暫時墊辦急需並非敢指爲協款無論如何爲
難務求兄與筱翁力爲擔承趕緊籌購拜德豈有涯涘沿河如有大米分
成搭買尤妙南中屢獲甘霖北地諒亦均霑麥收後糧價當減駱駝一項

已請定將軍代購

三月十日復馬穀山制軍

前函索餉急迫非敢責備大賢緣帶兵乏餉最是苦境皖軍數載彼此共
之自是鄙人不欲再與兵事粵捻兩役賴蘇餉以倖成功今無論圖黔援
陝舍蘇奚望望之切不覺其言之懇然亦恃公厚愛深交能曲諒之也家
兄備述照拂之意大咨又添撥西鹽釐一萬感佩奚似若以此額餉撥黔
添募善後各事尙可節縮經營昨又奉 詔西征募練馬隊採購驛駝計
已增十餘萬襄樊以北節節陸運關隴米麵艱貴百倍更不知月增幾許
左公前敵艱危未便絲毫分潤萬一接辦於潰敗決裂之後整舊圖新糜
費亦不能預計再四籌慮焦灼莫名陝洞東竄近又遁擾北山及邠鳳西
路金積堡湘卓等軍退紮十數里糧路仍梗雷緯堂潰圍而出僅剩千數
百人河狄大股復出竄擾季叟憂勞多病秦中恐有糜爛之虞弟俟郭子

美周薪如馬騾購辦就緒卽率先行入關後如須大舉再 奏調省三統
銘軍西來業與侯相商及小軒計已過甯如何謁商前因黔中山險無須
多隊擬留三營防徐若振旆西上彼尙求增兵無再減隊之理惟敵軍用
蘇餉而不留一軍防蘇竊所內疚事至萬不得已時求諒此心而已

三月十二日復吳仲宣制軍

別後亦聞裁營甚力恐致疑謗故復於征黔疏內附及彼此均爲大局此
心當共鑒之涓臣蜀中名將其軍入陝居多自難遽減靖臣欲裁所部改
協彥卿兩人必可和衷於滇蜀皆有裨益找欠雖鉅終須竭力不如早辦
早得濟也甘事自劉壽卿戰歿雷緯堂潰退獍勢復張左帥暫尙勉摺正
恐日壞一日 內意令鴻章赴秦似係預籌若入關後西軍復振或卽返
旆然駝馬轉運已耗許多財力現餉萬不敷用公函內已請酌定協款若
干俟奉覆准再奏請撥感盼無既王子堅年丈日前過鄂晤談正派老練

當能相助爲理瑛山計已履新弟俟諸軍料簡就緒亦卽進發承賜朱子
全書謝謝

上曾相

昨接省三復函又子務力辭統軍西征之稟鈔呈鈞鑒秦中續報獮股西
竄鳳邠一帶大都零騎烏合劉錦棠等二月十二日來稟尙報金積吳忠
各堡戰狀但未言及糧運通塞前敵雖可勉擠惟大將新殞雷正綰周蘭
亭等饑潰四百戶水勢日長孤軍日蹙旣無掃穴擒渠之望卽有進退狼
狽之形彼午書稱左公憂勞多病似無出奇調度殊爲懸心目前北山及
秦西股匪原無須多軍剿辦郭子美新舊馬部二十餘營周薪如所部合
之仁勳各隊亦二十餘營有此兩枝攜帶入關稍壯先聲如驅賊回隴尙
恐中外牽率西去省三素不容於左帥其出處必自審慎若彼不出而子
務分隊先行亦未甚妥日久未奉尊處檄調想亦四顧躊躇也現飭各軍

募練馬勇採購駝騾急切難以就緒秦事又非甚緊約須春杪夏初起程襄陽以北轉運擬途次察酌節節辦理銘軍進止似宜以省三動靜甘事緩急爲定衡去則必須全隊乞預籌之

三月十七日復英西林宮保

手諭代籌西事以辦糧運集馬隊爲要務並以先戰後守守定後戰就地勢爲裏圍外圍先保秦次圖隴老謀深算非久於兵事熟習地利者不能揭斯綱領欽伏曷任惟關中涇渭兩河皆由西北而東南無可設防平地千里長圍實恐無此兵力聞彼午在彼勸令秦隴交界團民隨地築堡是亦堅壁清野之法剿捻固賴河防尤賴堡寨堅密使賊無所掠糧有可購也卽辦屯田招流亡亦須築堡乃能立腳騎飄忽與捻略同我軍似宜馬步夾用左帥以馬佑庵爲騎將統十餘營一戰而殲蓋馬勇利衝突而不能嚴陣無步隊相輔則一敗無根又難強與他步合也邊地無水草麩

料馬常飢踣卽驟駝亦乏餵養此最難事耳竄陝獨股二月杪回竄甘境
劉克庵飛章入告奉 旨仍令鴻章整練就緒卽速起程湘卓兩軍尙能
苦守金積堡秦渠內外渠口已爲賊占雷軍又早潰退恐難得手麥熟後
猶必東竄 明詔敦促未敢過遲擬令周薪如率隊先行弟月內由水路
赴樊城與子美新軍繼進省三允俟秦隴合辦投袂而起懼諸葛之偪人
也若專任秦事現軍或可自立小軒亦稍遲檄調貴部留防馬隊皆百戰
勁旅他日若須調助敬求籌濟月餉爲感

三月二十三日復馬穀山制軍

敵處現餉分供西征大隊及轉運采辦各費留防各營每月計短三四萬
之譜若東省二萬許而不予欠缺更多左公尙在前敵斷難分借絲毫來
日大難殊爲焦慮小軒所部本擬暫緩檄調茲蒙諄示各情應請察酌令
其分任甯蘇徐防務惟營紮太遠兼顧爲難或暫往皖南清理秋收後仍

歸北路合併操練萬一屆期弟接辦隴事必須添人商調亦尙易也該部
三營馬隊甚爲精整至襄陽後當先紮調乞轉致小軒準備爲荷弟准於
明日啓行

三月二十八日致李兩亭中丞

蒙允代購倉斛米麥二萬石分儲蒲州府城河津之清湖灣永甯之磧口
設局派員管理擊隄隆情部分精當欽感莫名晉省支絀亦有所聞若非
籌備急需斷不敢重煩蓋慮此項糧石既經執事商同小宋兄墊解銀五
萬兩不足之數准各州縣上忙劃解現值麥熟囤戶存糧正可出糶定能
如數辦齊俾敝軍遠來藉資鼓腹拜德何窮奏抵京餉之說可否俟入關
後就近商定解京截數尙早或請於覆奏中便爲聲明預留地步何如晉
中洋藥捐釐一事聞鄭筱翁在任時曾經舉辦部議未准或謂認真籌辦
可得巨款果爾則不抽捐未必不種鴉粟捐加重或者種漸少究可稍裨

餉需未知實在情形奚似耳倉穀是否小米現存沿河州縣者若干屬俟
抵潼關後碾樣米送閱再行動撥尤佩老謀北山處處積糧須由清湖灣
積口轉運黃河船隻想尙易行惟前奏請定將軍代購駱駝二千匹業經
函懇轉飭歸綏道籌墊不知能速辦到否求兄就近便代函催無駝則不
能入山詢屆炎熱恐難進口似須秋涼乃可遠來各營赴豫境購騾暫資
目前解運亦尙無成數也渭河以南祇可就地採購秦中當道函稱已飭
各地方購備糧草北山土匪潰勇聞已大半招撫墾荒安置誠於軍食有
益屆時當卽籌辦荆關龍駒寨水陸運費太大似不如就地購運爲稍省
弟此役仍捐蘇餉除留防月二十萬外僅增海關三萬鹽釐一萬浙東鄂
協款無幾添募采辦轉運等費不敷尙多又不能分左營涓滴之惠焦灼
莫名沈鴻賓帶一營駐防麻城緝私得力子美欲帶赴秦遠堂及司道皆
力阻之昨將尊意轉告又以爲不可行擬軒俟調甫入 覲回時秋初諒

履新任若令辦河防或先與商調妥幹將領呼應更靈

三月三十日致王補帆方伯

甘軍圍攻金積堡日久未克自正月間劉壽卿軍門戰歿雷正綰周蘭亭各營潰退獠股潰勇乘間東趨關中大震鴻章奉命移師援秦嗣獠騎飽掠而返劉克庵已報肅清廷旨仍敦趣西進業於三月二十四日自鄂起程湖漢至襄侯馬步各軍齊集卽整隊入關現屆麥熟旣慮逆獠乘虛竄擾北山蹂躪殆盡土匪零股到處伏莽驅除非易左帥前敵軍情毫無起色又乏健將勢仍不免蔓延惟隴事籌餉難於籌兵籌糧及轉運難於籌餉敵軍自裁撤後留防各省不可盡調向食蘇餉因釐章迭減不可稍增鄂力亦頗支絀左公甘餉礙難通融如此局面何能支久極知粵中爲協款所累不欲強以所難若至迫不得已當再另行奏請乞豫圖之黔事暫作停頓如無後命樞元固不能了川湘亦告疲乏以天下大局而

論自須先定西北再謀西南隴右遠連西域近接草地獯鬻自古爲患無
如近日曠聚之多且久者地極寒苦而擾害過深議剿議撫議屯耕茫無
頭緒左公肯與併力非材良非所任況未必同心也輪船運貨不能收釐
長江亦受此病英約新章免釐各條尤於各省釐政有礙粵逆之平全賴
釐餉至今日釐衰而邊患益棘乃搜括於百不償一之捐輸計臣失算可
爲浩嘆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終